



經義述聞

B 12  
962  
10

+



門 12  
號 962  
卷 10



經義述間第十九

高郵王引之

春秋左傳下七十條

不靖其能 造舟于河 露其體 是謂近女室疾如  
 蠱 董振擇之 寡君舉羣臣 且諺曰 四方之虞  
 亨神人 以盟其大夫 使亂大從 議事以制夫  
 簪之以行 願與諸侯落之 寵靈 行期 黃熊  
 陟恪 不能相禮 聖人之後 官職不則 樂孤  
 斬焉在衰絰之中 貌不道容 是四國者 形民之  
 力 子毋勤 曰義也夫 非無賄之難 大城城父  
 札瘥天昏 私族於謀 棠君尙 親戚 鄙 琴

張字子開名牢 齊侯疥遂疢 偪介之關 取人於  
翟蒲之澤 古之遺愛 廷求杆反 問于介眾 莫  
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五牲三犧 季邱 宣王有  
志 以閒先王 官宿其業 易之亾也 若爲三師  
以肄焉 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不爲義疚 魯君  
世從其失 元年春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  
于狄泉 孟懿子會城成周 簡物典策 少帛之基  
閒王室 以約爲利 如駢之斬 彤鏤 三軍之事  
乎不與謀師乎帥乎何黨之乎 潛師閉塗 先王  
一盛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爭明 使處吳竟 魯

人之泉

不靖其能 請免之以靖能者

昭元年傳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  
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夷處不辟污出不逃  
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污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  
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  
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  
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杜注不靖其  
能二句曰安靖賢能則眾附從引之謹案其能謂處不  
辟污出不逃難也而云安靖其處不辟污出不逃難則

文不成義矣。今案傳曰靖其能。又曰賞其賢則靖與賞意當相近。傳又曰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又曰請免之以靖能者則靖有表章風勸之義。靖當讀為旌。旌表也。言魯使本當戮以其能是二者而免之所以表章之也。表其能即是賞其賢。故下文又曰賞其賢矣。旌表其能所以勸羣吏。若不旌其能以示之孰肯勸勉而為能者乎。故曰不旌其能其誰從之也。僖二十四年傳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哀十六年傳猶將旌君以徇於國。竝與此同義。以六書之例求之靖從青聲。青從生聲。主即旌生字。旌亦從生聲。故旌字得通作靖。猶旌之通作靖。

精也。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爰精。目孟郁脩堯廟碑師工旌密。即精密。

造舟于河

造舟于河正義曰詩云造舟為梁是比舟以為橋也。釋水云天子造舟。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孫炎曰比舟為梁。郭璞曰比船為橋。皆不解造義。蓋造為至義。言船相至而竝比也。家大人曰造之言曹也。相比次之名也。造次一聲之轉。故凡物之次謂之造。昭十一年左傳僖子使助遠氏之造。杜注曰造副倅也。張衡西京賦屬車之造。薛綜注曰造副也。故薛綜注東京賦曰造舟以舟相也。義與造舟竝相近。比次為橋也。李巡孫炎皆言比舟。正義釋造字之義。神遠

不得其解而轉訓為至。爾雅釋文訓造為作。宣十二年公羊傳疏引舊說訓造為詣。又轉訓為成皆由不知造為比次之義。故望文生訓而卒無一當矣。

露其體

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曰。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家大人曰。露。猶疲也。憊也。呂氏春秋盡數篇曰。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為腫。為風。處耳則為揭。為聾。處目則為瞶。為盲。處鼻則為鼽。為窒。處腹則為張。為疝。處足則為痿。為蹇。然則氣鬱而不宣者。體之

所以憊也。故曰。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篇其體。方言曰。

露。敗也。管子五輔篇曰。振罷露罷與波同資之絕。秦策曰。諸

侯見齊之罷露。是露為疲憊之義。露羸一聲之轉。故廣

雅曰。疲。羸。憊。與憊同。極也。刻子湯問篇氣甚猛。形甚露。張

湛曰。有膽氣而體羸虛。是露即羸也。孟子滕文公篇。是

率天下而路也。趙注曰。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今本

羸路作羸困之路。此後人不曉路字之義而妄改之也。

案音義曰。丁張竝云。路與露同。又所列注文內無困之

二字。今據刪。呂氏春秋不屈篇。士民罷路。秦策士民潞病於

內。高注竝曰。潞。羸也。路。路。皆與露同。故杜言體羸露也。

正義不曉露字之義。乃云。肌膚瘦。則骸骨露。又云。羸露

是露骨之名其義與裸相近。裸露形也。羸露骨也。皆失之。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正義曰：女在房室，故以室言之。冢大人曰：晉侯以近女而生疾，不言近女而言近女室，於義轉迂。易林鼎之復云：女室作毒，為我心疾。則漢人所見本已與今同。案室當為生字之誤也。蓋生誤為至，是又誤為室。是謂近女為句，生疾如蠱為句。本文女蠱為韻。下文倉志所為韻。傳凡言是謂者，文多用韻。若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媽之後，將育于姜，是謂沈陽可以與兵之類。若以近女室為句，疾如蠱為句，則失其韻矣。又是也。

案下文曰：女不可近乎。言近女不言近女室。此近女下本無室字之證。上文曰：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又曰：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下文曰：淫生六疾。又曰：今君至於淫，以生疾。此生疾二字之證。又曰：淫則生內熱，或蠱之疾。此生疾如蠱之證。又案晉語亦曰：是謂遠男而近女，或以生蠱。下文亦云：非鬼非食，或以惑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此尤是謂近女生疾如蠱之明證也。段氏說文蠱字法，讀是謂近女室疾為句。近女室非疾名，不得以近女室疾連讀。如蠱為句，尤非。

董振擇之

三年傳：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

人之望也。杜注曰：董，正也。振，整也。正義曰：董，正釋詁文也。振為整理之義。言正整選擇，示精密也。引之謹案：擇女為昏，無所用其糾正，亦無所用其整理。杜注非也。今案：董當讀為動。動，振之言。振動也。振動謂之動。振猶恪。恭謂之恭。恪，昭十六年傳無有不周語曰：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震。與振共恪是也。通，振動者，戰栗變動也。春官大祝辨九舞，四曰振動。鄭大夫曰：動，讀為董。書亦或為董。後鄭曰：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是董與動通。董，振擇之者，震動恪恭以擇之。言敬之至也。

寡君舉羣臣

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賜。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正義曰：舉亦皆之義。言舉朝羣臣也。家大人曰：舉當讀為與。舉與古字通。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為與。禮運：選賢與能。即大戴禮：王言篇：選賢舉能也。楚辭：七諫與世皆然兮。王逸注曰：與，舉也。史記呂后紀：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言不唯寡君與羣臣受賜而已。先君之靈亦寵嘉之。魯語曰：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成四年傳：寡君與其二三臣。昭十九年傳：寡君與其二三耆。是也。正義失之。

且諺曰

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

卜鄰矣。違十不祥。家大人曰。且諺曰。本作曰。諺曰。晏子  
既使宅人反其故室矣。因謂宅人曰。諺曰。非宅是卜。唯  
鄰是卜云云。上曰字。仍是記事之詞。自諺曰以下。方是  
晏子之語。若作且。諺曰。則與上文不相承矣。自唐石經  
上曰字誤作且。而各本皆從之。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  
覽州郡部三。引此竝作曰。諺曰。今本晏子春秋雜篇有  
晏子使晉一篇。文與左  
傳同。且諺曰三字亦同。此後人取誤本左傳竄入者。非  
晏子原文。其原文見元刻本。及明沈啟南本。與左傳事  
同。而文異。左傳之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彼文作  
先人有言曰。毋卜其居。而卜其鄰舍。餘見羣書拾補。

四方之虞

四年傳君若苟無四方之虞。杜注曰。虞度也。家大人曰。

虞憂也。范望注大元元瑩曰。虞憂也。繫辭傳曰。悔吝者  
憂虞之象也。襄三十年傳曰。以晉國之多虞。哀五年傳  
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晉語曰。衛文公有邢狄  
之虞。韋注。虞。度  
也。失之。吳語曰。越曾足以爲大虞乎。韋注。虞。度  
也。亦失之。又曰。今伯父有荆蠻之虞。皆其證也。

亨神人

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杜注曰。亨。通也。陸粲附  
注曰。劉向新序。善謀  
篇。援此文。亨作享。古字亨享通。傳遜  
辨誤曰。愚謂劉自誤。非通也。陳氏芳林考正曰。亨爲古  
享字。固然。但此處則作通義解。爲長引之謹案。亨當從



新序讀爲享。杜不讀爲享者。蓋以神可言享。人不可言享耳。不知古人之文。多有從一而省者。人固不可言享。亦得因神而并稱之。襄二年傳。萊人使正與子路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正義曰。司馬法。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然則以享神人。亦是從一而省文耳。襄二十七年傳。能歆神人。杜注曰。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彼言歆神人。此言享神人。皆是因神而并及於人也。又案

享爲古享字。以誤解爲通。故古字得存。若杜解爲享祀之享。則後人必改爲享矣。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皆古享字。王弼誤解爲通。故古字得存。故傳注誤解者。亦可以考見古本云。

### 以盟其大夫

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正義曰。崔杼弑莊公。立其弟景公。孤。謂景公也。以其幼小。輕弱之。惠氏補注曰。呂氏春秋載此事曰。慎行。母或如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亾其大夫。弱其孤。謂殺崔成。崔彊。

亾其大夫謂崔杼強而夙左氏傳世既久或先秦以來  
所據本異當以呂覽為正家大人曰惠說非也弱其孤  
謂弱景公孔說是也盟其大夫謂崔慶盟國人於大宮  
也自弒其君以下三句皆一時之事若崔杼父子之夙  
在弒莊公後三年與前事絕不相涉慶封之害崔杼非  
其罪之大者楚靈王無為數之以告諸侯也呂氏春秋  
作亾其大夫者亾字古讀若亾盟字古亦讀若亾說見唐韻  
正盟亾同音故借亾為盟耳盟明亾三字古並同音管子七法篇世主所賞者實也所親者戚也所受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亾君則高不然亾君即明君也明之通作亾猶盟之通作亾矣高氏昧於假借之義故云亾其大夫謂崔杼強而夙惠氏

又以弱其孤為殺崔成崔彊夫崔成崔彊慶封已殺之  
矣豈特弱之而已乎且以孤為崔杼之子則弒其君弱  
其孤兩其字義不相屬矣若必改盟為亾則下文之以  
盟諸侯又作何解何不察之甚也。

使亂大從 鄭勝亂從

五年傳登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杜注使亂  
大從曰使從於亂釋文正義並引服虔注曰使亂大和  
順之道哀二年鄭勝亂從杜注曰釋君助臣為從於亂  
引之謹案傳言亂從不言從亂杜注非也兩從字皆當  
訓順昔傳從字多訓為順不煩枚舉言立適大順也今殺適立庶則亂

大順矣。明君順也。今釋君助臣則亂順矣。亂從猶言犯順。僖三十三年傳。文不犯順是也。家語正論篇。使亂大從。王肅注亦曰。從順也是。舊說皆如是。杜棄而不用。何邪。惠氏補注說使亂大從亦以服注為是。

議事以制

六年傳。管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杜注曰。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引之謹案。杜以議事為臨事。非也。漢書刑法志引傳文。李奇注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議。讀為儀儀。斷其罪。案李以議為議諭之議。亦非傳意。議讀為儀。儀度也。制。斷也。謂度事之輕重以斷其罪。不豫設為定法也。說文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

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繫辭傳擬之而後言。議

之而後動。議陸績姚信本竝作儀。惠氏周易述曰。儀度

也將舉事必先度之。鄭注尚書大傳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于此儀之。發矢

則必中于彼矣。君將出政亦先于朝廷度之。出則應于民心。案惠說是也。儀與擬皆

度也。作儀者假借字耳。正義曰。必議論之而後動失之。少牢下篇其胥

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說見前其胥體

儀也。今文儀或為議。宣十一年左傳。令尹薦艾獵城沂。

程士物議遠邇。昭三十一年傳。士彌牟營成周。議遠邇

重事。期皆言度其遠邇也。魯語曰。賦里以入而量其有

無。付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言度其老幼也。淮南俶真篇

曰不可隱儀揆度兵略篇曰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隱

議即隱儀廣雅曰是儀度之儀古通作議也鄭語伯翳

以佐舜者也漢書地理志議作儀晏子春秋字又通作

外篇博學不可以儀世墨子非儒篇儀作議義襄三十年左傳女待人婦義事也義事亦謂度事也

說見前婦義事也下

聳之以行

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杜注曰聳懼也漢書刑法志聳作

聳顏師古注曰聳謂獎也家大人曰顏說是也聳之以

行謂舉善行以獎勸之故楚語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

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韋注曰聳獎也方言曰自關而

而秦晉之間相勸曰聳或曰聳與中心不欲而由旁

人之勸語亦曰聳又曰慙慙勸也南楚凡已不欲喜而

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慙慙與聳義亦

相近

願與諸侯落之

七年傳楚子成章率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杜注曰宮室

始成祭之為落正義曰雜記云成廟則費之路寢成則

考之而不費費屋者交神明之道也鄭元云言路寢生

人所居不費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會以落之爾檀

弓云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然則不費似無

祭而杜言宮室始成祭之爲落者以其言落必是以酒  
澆落之雖不如廟以血塗其上當祭中霤之神以安之  
家大人曰注謂宮室始成祭之爲落正義謂祭中霤之  
神皆於禮無據雜記注明言不釁者不神之則不祭明  
矣正義又謂落是以酒澆落之尤與傳義不合庚蔚之  
解雜記  
注曰落謂與賓客燕會以  
酒食澆落之則庚說已誤案爾雅曰落始也與諸侯落  
之者與諸侯始其事也楚語伍舉對靈王曰今君爲此  
臺願得諸侯與始升焉是其明證矣宮室旣成於是享  
賓客以落之故雜記注曰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又引  
檀弓首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鬻以爲證哀十七年傳

曰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會焉事  
亦相類昭七年傳又曰楚子享公于新臺卽是與諸侯  
落之之事也然則落之之事享也非祭也四年傳叔孫  
爲孟鐘響大夫以落之義與此同服虔注以落爲釁鐘  
正義謂以血澆落之並非是小雅斯干箋曰宣王於是  
築宮廟羣寢旣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則落與  
釁明是二事釋文訓落爲始是也正義謂以血澆落之  
亦非是或以爲祭或以爲釁或言以酒或言以血皆由  
不知落之爲始而誤以爲澆落之義也

寵靈

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正義曰。言開其恩。寵賜以威靈。以及楚國。引之謹案。寵靈之靈。非威靈之謂也。廣雅曰。靈。福也。言寵楚國而賜之以福也。凡傳稱以君之靈。以大夫之靈者。靈皆謂福也。三十二年傳曰。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哀二十四年傳曰。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靈亦福也。班固典引曰。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寵靈二字。亦承福字言之。是靈與福同義。此傳上文曰。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甯爾民。卽所謂寵靈也。下文曰。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楚國。則義不可通。

行期

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杜注曰。問魯見伐之期。引之謹案。下文曰。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則行期當謂會盟之期。襄二十四年傳。楚子使薳啟疆如齊聘。且請期。杜彼注曰。請會期是也。會盟則兩君皆行。故問魯君行期。若伐魯之期。由楚定之。何須問魯乎。

黃熊

引之謹案。晉平公夢黃熊入於寢門。左傳

昭七年 國語 晉語

皆載此事。其字竝作熊羆之熊。舊本無不如是。正義曰：諸本皆作熊字。請自解者以絲為黃熊，入於羽淵，輒疑獸非入

水之物，而讀為鼈三足能之能。正義引梁主曰：絲之所

何以能入羽淵，蓋出梁元帝左傳音，史記夏本紀正義

曰：絲之羽山，化為黃熊，熊音乃來反，下三點為三足也。

至唐初遂有徑改為能者。釋文曰：今本作能者勝也，謂

舊本此說之一變也。或眩於熊與鼈之二說而不能定

遂於作能之本而如字讀之，不以為熊，亦不以為鼈，而

以為說文之能，能屬足，佶鹿。見釋文。此說之又一變也。今

案黃熊入夢乃絲之神，神狀似熊，非真熊獸也。獸非入

水之物，而神則可以入水。中山經曰：騎山神，鬩圍處之

其狀如人，面羊角虎爪，恆遊于睢漳之淵，出入有光，海

外東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在蜚蜚北，兩

水間，其為獸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黃，則神之獸

形者，未嘗不入於水也。太平御覽獸部二十引瑄語曰：

晉平公夢見赤熊闖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子產曰：

晉共工之鄉曰浮遊，既敗於顓頊，自沒沈淮之淵，其色

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熊，則亦熊固入淵矣。此黃

熊入夢，與彼略同，何得以入淵之文而疑其非獸乎。釋

文載一說曰：既為神，何妨是獸。正義曰：神之所化，不可

以常而言之，此說是也。若以為能鼈之能，則黃字義不

可通爾雅。鼈三足能。不云色黃。白帖卷九十七熊下引。

逸周書王會篇曰：東胡獻黃熊。今本逸周書作黃熊。蓋後人所改。李善

注南都賦引六韜曰：散宐生得黃熊而獻之紂，則熊固

有色黃者。黃熊，蓋卽羆也。爾雅：羆如熊黃。白文。大雅：韓奕曰：赤豹黃羆。傳言黃熊，則

其獸而非鼈，明甚。正義引張升反論。今本升誤叙。反誤

若問：鮪化爲熊與騰蠅爲豹。傅元潛通賦：鮪極變而成熊。

與終窮爲韻，而斷以王劭云：古人讀熊于陵反。張升用

舊音，傅元用新音，其辨明矣。張升後漢人，傅元晉人，而

字皆作熊，不作能。蓋當時猶未有三足鼈之謬說也。今

由正義所引而更以五證明之。楚辭天問：化爲黃熊，巫

何活焉。王逸注曰：言鮪死後化爲黃熊，入於羽淵。豈巫

醫所能復生活也。王注不以爲三足鼈，則其字作熊不

作能可知。其證一也。說苑辨物篇載國語之文曰：鄭簡

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

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

人鬼邪，意厲鬼也。子產曰：晉鯀違帝命，殛之于羽由，化

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字正作熊。與宋明道本國語相合。

明道本注曰：熊似羆，宋本正文熊作能。注熊似羆，其

作能似熊，非也。洪興祖天問補注亦誤謂國語作能。其

證二也。論衡死偽篇載左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及晉

堯殛鯀於羽山，其神爲黃熊之文，而解之曰：夢象也。吉



凶且至神明示象。熊羆之古，自有所為。又無形篇魯公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鯀有山，化為黃熊，願身變者，黃牛哀之為虎，鯀之為熊乎？則夫虎能之壽，不能過人，字正作熊，與死偽篇同。且以虎熊並言，則其為熊字無疑。今本熊作能，加雙行小字於下，曰能音奴來反。乃後人所為，非其原本也。豈有死偽篇作熊而此又作能者乎？則其字為陳氏芳林反以能字為是，蓋考之不審也。

熊羆之能明矣。其證三也。正義引賈逵曰：熊，獸也。如傳本作能，則賈氏當以三足鼈釋之。今賈云獸而不云鼈，則其字作熊可知。檢經典釋文序錄注左傳者六家，莫前於賈逵解詁。而字正作熊，則熊為左氏原文也。其證四也。中山經：青要之山，南望蟬渚，禹父之所化。郭璞注曰：鯀化於羽淵為黃熊。今復云在此，然則一已有變怪

之性者，亦無往而不化也。是景純所據左傳國語字正作熊，其證且也是。皆左傳國語古本作熊之明驗矣。請再以杜本求之。黃熊二字，杜氏無注。蓋以熊之為獸，人所共知故耳。若作能字，則為異狀之鼈，不得無注。故傳之作熊不作能，觀於杜之無法而知之矣。甄文類聚獸部熊引左傳夢黃熊人於寢門。白帖卷九十七熊云：晉侯夢黃熊入寢，子產曰：晉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則唐人所據之本，固有不誤者。自陸德明誤從作能之俗本，且如字讀之，而以為熊屬足似鹿。其後國語舊音宋庠補音皆仍其誤。夫訓為獸名，則當作熊。訓為鼈名，則當作能。今作能字而以為獸名，則既不合於舊本之熊，又不合於三足鼈

之能。是創前人未有之曲說。所謂技又有歧也。且能如字讀者。獸名也。如謂獸不可以入水。則雖改而為能。仍非入水之物。如謂神之所化。自可入淵。則舊本作熊。理本無礙。何須改而為能乎。甚矣其謬也。陳氏芳林內外傳攷正。段氏若膺說文注。皆為陸氏釋文所惑。而以能字為是。熊字為非。故具論之。

陟恪

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杜注曰。陟登也。恪敬也。犬雅文王集傳引或說曰。陟恪當為陟降。引之謹案。恪讀為格。爾雅曰。格。陟登陞也。是格與陟同義。

陟格謂魂升於天也。既言陟而又言格者。古人自有複語耳。莊子德充符篇。彼且擇日而登假。大宗師篇。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假與格同。格亦登也。楚辭離騷。陟陛皇之赫。戲兮。陟亦陞也。格與恪古字通。論語為政篇有恥且格。漢山陽太守祝睦碑。格作恪。後漢書班固傳。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文選格作恪。逸周書小開武篇。罔有恪言。即格言也。不必改為陟降。

不能相禮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釋文作病不能禮。日本或作病不能相禮。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傳文本無相字。故注云不能相儀。荅郊勞。以此為已病。傳如本有相字。文義已

明。杜可無不能相儀之注矣。且下云苟能禮者從之不能禮。正與能禮相對。唐時本已衍相字。陸氏不從是也。惠氏定字補注曰。相字蓋襲上文相儀而誤引之。謹案臧惠二說是也。古者謂習於禮曰能禮。周語晉侯其能禮矣。是其證。上文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是不能者。相儀與答郊勞二事。故總言之曰不能禮。如曰不能相禮。則專指相儀言之。遺卻答郊勞一事矣。史記孔子世家索隱曰。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禮。乃講學之病者。不能禮為病。非疾困之謂也。據此。則司馬貞所見本亦無相字。今索隱

病不能下有相字。乃後人據俗本左傳增之也。觀索隱曰。不能禮為病。足證所引傳文無相字矣。王肅家語正論篇注曰。僖子病不知禮。文雖小異。而亦無相字。又案上文不能答郊勞。下注曰。為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相字亦後人所增。藝文類聚人部六引傳文。正作病不能禮。無相字。

聖人之後 聖人有明德者

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服虔注曰。聖人謂商湯。見史記孔子世家集解杜預注及王肅家語注。並同下文曰。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

後必有達人。杜注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家語觀周篇改其文曰：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德而達者。易王注曰：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史記孔子世家亦改其文曰：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引之謹案：聖人謂弗父何，正考父也。聖人之後，謂孔子為弗父考父之後，故下文遂曰：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其此言其祖之有明德而為聖人也。故下文遂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此言弗父考父德為聖人而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也。曰：聖人曰聖

人有明德者，皆指弗父考父言之。故篇內無一語及商湯者。解者誤以聖人為商湯，湯有天下，不得謂之不當也。於是改易其文曰：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孝就其說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或曰：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不知聖人有明德者，聖人即謂弗父考父，不必加之後二字也。聖人即是有明德者，古人自有履語耳。襄二十四年傳：僑聞君子長國家者，君子即是長國家者也。且下文方言其後，何得亂其次序，邪以弗父考父為聖人者，聖為明德之通稱，不專指大聖。逸周書謚法篇曰：稱善賦簡曰聖，敬賓厚禮曰聖，鄉飲酒義曰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管子四時篇曰：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賈子道術篇曰：且明且賢，此謂聖。

人秦誓曰人之彥聖緇衣引君陳曰既見聖亦不克由  
聖小雅正月曰其日予聖小閔曰或聖或否大雅板曰  
靡聖管管齊語曰卑聖侮士越語曰聖人不出思臣解  
骨皆明德之通稱也襄二十二年傳勇用聖人正義曰  
周禮不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  
和鄭元云聖通而先識也尚書洪範云睿作聖者通識  
之名尚書又稱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詩弗父  
稱人之齊聖皇父孔聖母氏聖善皆非大聖也弗父  
之讓考父之其其有明德如是得不謂之聖人乎固不  
必商湯而後為聖也敘孔子之先而但及弗父考父者  
舉其近者言之耳若欲舉其遠者則湯之先更有契為  
聖人不得以湯為始也韓詩外傳曰受命者必以其祖  
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曰孔  
某命爾為司寇彼敘孔子之先亦但及弗父而止是其

例也

官職不則

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何  
可常也杜解官職不則曰治官居職不一法引之謹案  
則猶等也均也說文則等畫物也是則與等同義管子  
七法篇曰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  
呂氏春秋功名篇曰取則行鈞均鈞古字通是則與均亦同  
義官職不則謂賢否不同也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  
不類官職不則同也壹也類也則也皆謂同也非同不  
壹不類不則皆謂異也故曰同始異終也杜訓則為法

而又云不一法以牽合土三句之義其失也迂矣

樂

九年傳晉侯飲酒樂釋文樂音洛引之謹案樂當如字讀謂平公飲酒而樂作也古者謂作樂為樂故檀弓云是月禴從月樂下文屠蔽酌以飲工日辰在子而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正指此樂字而言檀弓載此事云平公飲酒鼓鍾杜賁曰即屠子而樂是其明證矣此與元年鄭伯宴趙孟飲酒樂不同釋文音洛非也檀弓忌日不樂說者亦誤讀為哀樂之樂辯見檀弓

孤斬馬在衰經之中

十年傳孤斬馬在衰經之中杜注曰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引之謹案斬讀為慙慙馬者哀痛憂傷之貌晉語曰吾君慙馬其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是也桓引者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語意與此相似慙之言慙也說文慙痛也小雅雨無正篇慙慙曰瘞鄭箋曰慙慙憂之楚辭九辯慙懷增欷王逸注曰瘡痛感動歎累息也古聲慙慙相近洪範沈潛剛克文五年傳潛作漸是其例矣杜不得其解而臆為之說非是

貌不道容

十一年傳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

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引之謹案。貌不道容。貌當爲視。此涉土文容貌而誤。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從之。漢書五行志作貌。亦後人依誤本左傳改之。案上文云。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綸之中。所以道容貌也。單子視不登帶。則不能道容貌矣。故云視不道容。言不過步。則不能昭事序矣。故云言不昭。上下皆以言視對文。今本視作貌。則與上文不合。且貌卽容也。今云貌不道容。則是容不道容矣。此必當依上文改正。

是四國者

十二年傳。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杜注曰。四國。陳蔡二不羹。劉光伯規過曰。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皙問於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二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占四字積畫。四當爲三。錢氏荅問曰。賈子書大都篇云。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各千乘。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患

掉。未大必折終為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奉公子棄疾內作難。然則左氏傳云四國者兼葉言之。昭十三年傳稱陳蔡不羹許葉之師。葉本許都。靈王遷許於城父而取其地。故有許葉之稱。十一年十二年傳但稱陳蔡不羹而不及葉者。傳寫之脫文。杜不審而分不羹為二以當之誤矣。當時實有四城。改四為三亦非其實。引之謹案。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與此相應。則無脫文可知。楚語曰。靈王城陳蔡不羹。又曰。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史記楚世家亦曰。今吾大城陳蔡不羹。陳蔡下皆

無葉字。豈得盡謂之脫文乎。陳蔡不羹實三國。故楚語既言三國。又言三城。而此言四國者。涉上文兩四國字而誤。上文曰。四國皆有。鄭注觀禮四享曰。四當為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正與此同。周官內宰疏引鄭志。答趙商曰。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四當為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劉說是也。特以納棄疾者亦有葉邑之師。故後世傳聞之誤。遂謂靈王所城者亦有葉。賈子書所云者是也。以十一年杜注考之不羹城。在今襄城縣東南。地理志。潁川郡雖有東西二不羹。然杜注及土地名。云。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縣西北有不羹亭。定陵之不羹。有亭而無城。則非靈王所城者也。傳所謂大城不羹。其為襄城縣之不羹。城無疑。水經汝水注亦云。汝



水又東南。逕襄城縣故城南。又東南逕東不羹城南。引  
春秋傳大城陳蔡不羹爲證。而西不羹亭。則僅見於澧  
水注中。不引陳蔡不羹相距或二三百里。或三四百里  
春秋傳爲證。陳蔡不羹相距或二三百里。或三四百里  
而今之襄城。南距葉縣六十里。古葉邑卽在葉縣南三  
十里。與襄城東南之不羹城。相距不及百里。襄城之不  
羹已大城矣。未百里而又城葉。無是理也。學者當據內  
外傳以正賈子之誤。何反據賈子以疑左氏乎。十三年  
傳言許葉之師者。案傳曰。棄疾君陳蔡。城外屬焉。楚世家作  
方城外。十八年傳曰。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則葉固  
方城外之邑。屬於棄疾者。葉人之從棄疾。宜也。奚必靈  
王所城者。而後爲之用乎。且傳不言陳蔡許葉不羹。而

言陳蔡不羹許葉。明陳蔡不羹。是靈王所城之大都。而  
許葉則否。故先言陳蔡不羹。後言許葉。而楚語則但言  
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不言許葉也。若謂葉本許都。故  
有許葉之稱。則尤非事實。十三年傳曰。楚子遷許。而質  
許圍。故許圍作亂。又曰。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  
之徒以入楚。杜注。四族。蘧氏。許圍。蔡。洧。蔓。成。然。是許國之師。實許圍所  
召也。九年遷許於夷。遷方城外。人於葉。十一年又遷許  
於荊。見十三年傳。許與葉皆受蕩析離居之害。遂叛靈王。而  
從棄疾。故曰。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許謂遷荊之許。非  
謂葉也。許已遷夷。遷荊。何得仍謂葉爲許乎。葉本楚邑

白許遷於葉。遂謂葉爲許。九年傳遷許于夷。遷方城外  
人于許。杜注曰。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謂之許。是也。然  
言許則不言葉矣。自許遷夷。遷荊。而舊所居之葉。仍歸  
於楚。而謂之葉。後凡言葉公。及沈諸梁老于葉。皆是也。  
然言葉則不言許矣。未聞因葉本許都。而稱許葉也。假  
令納棄疾者。但有葉邑之師。而無遷荊之託。則傳但言  
葉可矣。何必謂之許葉乎。許爲楚之附庸。葉爲楚之邑。  
不得合許葉爲一。以強附於賈子書之葉也。近世說此  
條者。若顧氏亭林。臧氏玉林。陳氏芳林。皆誤引賈子爲  
據。而錢氏復謂左傳之許葉。卽賈子之葉。故具論之。

### 形民之力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注曰。言國之川民。當隨其  
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云形民之力。去其醉  
飽過盈之心。引之謹案。杜釋形字。迂回難通。今案形。當  
讀爲刑。後漢書陳蕃傳注引此。正作刑民之力。刑猶成  
也。見大傳學刑民者。成民也。桓六年傳。聖王先成民而  
後致力於神。正義曰。言養民成就。然後致孝享。是其義  
也。之猶是也。爾雅之子者是子也。無逸惟耽樂力猶務  
也。見坊記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者。言惟成民是務。  
而無縱欲之心也。犬雅烝民篇。威儀是力。文義正與此

同。之曰廣雅曰。刑治也。刑民之力者。治民是務也。

子母勤 祇取勤焉

十三年傳。平王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犛櫟之田。事畢。弗致。既復。王問犛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母勤。姑歸家。大人曰。勤猶辱也。以其降服而對。故曰子母辱。成十七年。晉厲公使辭于欒書。中行偃曰。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語意與此相似。正義曰。言子母以見使為勤勞。失之矣。定四年。晉謀伐楚。荀寅言於范獻子曰。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亦謂祇取辱也。昭十三年。楚靈王曰。大福不再。祇取

辱焉。語意亦相似。鄭注檀弓曰。勤勞辱之事也。成九年。穆姜謂季文子曰。大夫勤辱。是勤與辱同義。

曰義也夫 猶義也夫

十四年傳。三數叔魚之罪。不為末滅。曰義也夫。又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引之謹案曰。當為由。字之脫誤也。猶讀為由。字之假借也。莊十四年傳。猶有妖乎。正義曰。由有妖。而厲公得入。古者由猶二字。義得通用。大戴禮。保傅篇。猶此觀之。莊四年。公羊傳。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孟子。公孫丑篇。文王猶方百里。家語。正論篇。載此。猶正作由。則曰字亦當作由。寫者脫。一直畫耳。由義行義也。孟子。盡心篇。言曰。居仁由義。大義滅親。叔向能行大義。故不為末滅也。再言由義也。

夫所以淡歎美之雜記引孔子之言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且文矣哉。正與由義也。夫之文相類。又仲尼燕居論夔曰。古之人也。終又曰。古之人也。又孔子贊禹曰。禹吾無閒然矣。終又曰。禹吾無閒然矣。美顏回曰。賢哉。回也。終又曰。賢哉。回也。重言嗟歎。是其例也。杜注曰。義也。夫云。於義未安。注猶義也。夫云。以直傷義。故重疑之。失之矣。服虔讀滅為咸。下屬為句。亦不辭。由義也。夫乃孔子歎美之辭。不得屬之眾人。而云咸口也。王肅家語用左傳改而承誤作曰。又沿服虔之解。而以咸屬下讀。於為未下。注曰。未。薄也。於。或曰。非也。

非無賄之難 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

十六年傳。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正義曰。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家貧無賄。不為難也。立於職位而無善名。是為身之大患。言韓子當患無令名。不宐患家無賄也。僑聞為國家者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事大國。愛小國。不為難也。無禮以定其位。是國之大患。言鄭當患位不定。不宐患事晉之難也。引之謹案。正義以難為難。易之難。非也。傳言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正義乃曰。事大國。愛小國。不為難。則遺卻不能二字矣。今

案難亦患也。是也。言君子非無賄是患，而無令名是患，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是患，無禮以定其位是患也。襄二十四年傳：僞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彼言無賄之患，此言無賄之難。彼言無令名之難，此言無令名之患。是難卽患也。昭元年傳：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意亦與此同。十年傳：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愼也。難亦患也。言高彊之所以及於罪者，患在不愼也。正義曰：言人居其難，可不謹慎，亦失之。晉語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之徒術說見國語。言患三公子皆得立也。又曰：君旣許我殺大子。

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言患里克不從也。又曰：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祿，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言是之不患也。襄十七年傳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孟子離婁篇於禽獸又何難。曷言於禽獸，又何患也。故其下文云：無一朝之患也。古人多謂患爲難，互見前宋衛實難下。

### 大城城父

十九年傳：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適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杜注曰：城父，今襄城父城縣。謂卽晉時襄城郡之父城縣。各本父城二字誤倒。今據水經汝水注改正。惠氏補注曰：高誘

曰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沛國。見呂氏春秋慎行篇注。引之謹案

二十年傳賈無極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以今與地考之方城山在葉縣南四十里。父城故城在寶豐縣西北。自寶豐縣東南至葉縣六十八里又四十里而至方城山。則父城故城當在方城西北百餘里。正所謂方城之外也。故無極謂其將以方城之外叛。若沛國之城父。其故城在今亳州東南去葉縣南之方城遠矣。勢不能以方城之外叛。無極安得而誣之乎。自高誘誤以沛國之城父為大子建所居。而闕駟十三州志見史記正義。史記楚世家正義竝同其誤。惠氏不能釐正而反用其

說以規杜。非也。

札瘥天昏

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賈逵注曰。短折曰天。禾名曰昏。家大人曰。昏之言泯沒也。泉陶謨。下民昏墊。鄭注曰。昏沒也。傳曰。寡君之二三臣。若未名而外。不得謂之臣矣。晉語曰。晉侯將外矣。君子失心。鮮不天昏。晉侯亦非未名而外者也。昭二十年傳。所以天昏。孤疾者。周語。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義竝同也。

私族於謀

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杜注曰。於

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引之謹案。傳言私族於謀。不言於私族之謀。杜說非也。私族於謀而立長親者。私謀於族而立長親也。倒言之。則曰私族於謀矣。十一年傳。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言唯憾於蔡也。本年傳。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言怒於室。色於市也。文義竝與此相似。

棠君尚

二十年傳。棠君尚謂其弟員曰。釋文。棠君尚。君。或作尹。引之謹案。作尹者是也。杜注曰。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爲棠邑大夫。廣韻。棠作堂。引風俗通曰。堂。楚邑。大夫五尚

爲之。其後氏焉。尚爲棠邑大夫。則是縣尹也。其當作尹明甚。棠尹。猶言箴尹。沈尹。連尹耳。杜注。棠君。亦當作棠尹。爲棠邑大夫。故謂之棠尹也。或謂注曰。棠尹。奢之長子尚也。則傳文本無尚字可知。若傳已稱其名曰棠尹。尚。則注當云。棠尹尚。奢之長子也。必不更著其名曰奢之長子尚矣。案此注內。棠尹下。脫尚字。非傳文衍尚字也。棠尹尚。奢之長子尚也。重一尚字。猶襄十年傳注。耶人紇。叔梁紇也。重一紇字。釋文正作棠君尚。或說非。

親戚

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家大人曰。親戚。謂其父也。

錢氏曉徵史記攷異曰。五帝紀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正義云。親戚謂父瞽麥後母弟象妹。穎首等也。案古人稱父母爲親戚。大戴記曾子疾病篇。親戚旣沒。雖欲孝。誰爲孝。孟子盡心篇。人莫大焉。公親戚君臣上下。楚世家。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猶言如喪考妣也。孟嘗君列傳。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亦謂其父母也。正義兼弟妹言之。非史公之旨。家大人曰。錢說是也。余請爲之加證。管子揆度篇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外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輕重乙篇曰。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

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晏子外篇曰。今爲人子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墨子兼愛篇曰。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節。葬篇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土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非命篇曰。內不能善事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呂氏春秋遇合篇曰。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無能與居者。恃君篇曰。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史記陸賈傳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皆謂父母爲親戚也。又案左傳親戚爲



戮。史記楚世家作父戮。管子九變篇親戚墳墓之所在。小問篇作父母墳墓之所在。墨子天志上篇。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下篇作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荀子議兵篇。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漢書刑法志。作歡若親戚。賈子保傳篇。無恩於親戚。大戴禮作無恩於父母。此尤其明證也。

鄙

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家大人曰。古謂野爲鄙。鄙以待之。謂遐處於野以待之也。故下文又言耕於鄙。僖二十四年傳。鄙在鄭地汜。杜彼往訓鄙爲野。是也。此注

以爲邊鄙失之。呂氏春秋晉時篇。史記吳世家。五子胥傳。竝作耕於野。桓十一年公羊傳。遷鄭焉而野。爾雅。鄭仲師大司徒注。引作鄙。爾

琴張字子開名牢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杜注曰。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宰。正義曰。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宰。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卽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眾皆以爲子張卽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引之謹案。賈鄭二家之說。固無明徵。王肅家語亦不足信。家語序曰。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

故藝談者不知為誰多妄為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是琴張名牢。乃王肅之臆說。偽託於家語者。杜氏不察而用之。疏矣。此及孟子盡心篇作琴張。莊子大宗師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論語子罕篇牢曰。鄭注以牢為子牢。蓋據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之文。司馬彪注以子牢為琴牢。亦為家語所誤。然亦不以為琴張。牢與琴張不得合而為一也。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亦當作琴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王肅家語未出以前不得有琴張名牢之說。

齊侯疥遂痂

陸氏釋文曰。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痂。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瘡也。痂又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為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痂已。是瘡疾。何為復言遂。痂乎。家大人曰。陸說是也。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疥且瘡。疥之與瘡。不同病。故加且字以別之。若讀疥為痂。則痂卽是瘡。豈有重複其義而言瘡且瘡者乎。況疥字古音在祭部。痂字古音在之部。二部之字。絕不相通。若果是痂字。無由誤為疥也。顏之推孔穎達以讀痂為是。顏說見顏氏家訓。皆由昧於古音。故為曲說所惑耳。

偁介之關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杜注曰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爲近關所征稅杆暴奪其私物引之謹案偪介本作偪介今俗作介介卽邇字也偪介二字義本相近襄二十九年傳云邇而不偪是也注本作介近也迫近國都之關迫近二字正釋偪介二字則正文之本作偪介明矣祇因介與介字形相似故介以爲介而注支之介近也亦誤爲介近也後人以介無近義而有隔義故改近也爲隔也以牽合介字不知偪與介隔義不相近不得言偪介之關且注云迫近國都之關又云爲近關所征稅皆承上近也二字

言之若改近也爲隔也則全注皆不可通矣陸孔所見已是誤本故陸云介音界孔又曲爲之說云迫近國都爲關以隔邊鄙之人則讀注不審而爲誤本所惑也晏子春秋外篇作偪介之關亦後人依左傳改之案晏子諫篇云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問篇云佞人求君逼爾而陰爲之與爾亦與邇同又云左古偪邇晏子書言偪邇者多矣唯此一處作偪介與本書不合故知爲後人所改也凡經傳中邇字作介者多誤而爲介說見穀梁傳莊十五年

取人於萑苻之澤

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杜注曰於澤中劫人引之  
謹案劫人而取其財不得謂之取人取讀為聚聚古通  
作取萃  
象傳聚以正也釋文聚苻作取漢書五行志  
內取茲謂禽師古口取讀如禮記聚應之聚人即盜也  
謂羣盜皆聚於澤中非謂劫人於澤中也盜聚於澤中  
則四出劫掠又非徒於澤中劫人也下文云與徒兵以  
攻萑苻之盜盡殺之則此澤為盜之所聚明矣文選齊  
故安陸昭王碑文注藝文類聚治政部上白帖九十一  
太平御覽治道部三引此竝作聚人於萑苻之澤蓋從  
服虔本也杜本作取者俗字耳而云於澤中劫人則誤  
讀為取與之取矣韓子內儲說篇鄭少年相率為盜處

於萑澤將遂以為鄭禍處於萑澤即所謂聚人於萑苻  
之澤也

古之遺愛

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杜注日子產  
見愛有古人之遺風家大人曰愛即仁也謂子產之仁  
愛有古人之遺風非謂其見愛於人也以子產為古之  
遺仁猶以叔向為古之遺直耳史記鄭世家集解引賈  
逵注曰愛惠也惠亦仁也故廣雅曰惠愛仁也

廷求枉反

二十一年傳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亾杜注曰廷恐也釋

文廷求枉反想也引之謹案求本作邱淺人改之也廷

之本訓為往來之往

廷于放切說文廷往也從辵王聲引春秋傳日子無我廷蓋謂左傳

俗用廷字非謂其訓為往也訓往則義不可通俗以為惟懼之惟惟有邱往反

之音邱往與邱枉同禮器眾不匡懼鄭注曰匡猶恐也釋文匡

作惟音匡又邱往反是也廷訓為恐則與惟同故亦音

邱枉反若音求枉反則當訓為誑欺不得訓為恐矣鄭

風揚之水篇人實廷女釋文廷求枉反誑也定十年傳

是我廷吾兄也釋文廷求往反欺也與音邱往反而訓

為恐者不同淺人習見廷字有求枉反之音輒改邱為

求而不知字雖同而音義則異也段氏說文注謂人實

廷女之廷為誑之假借是也而謂子無我廷之廷亦同

則非也子無我廷乃惟之假借言子母以是言恐懼我

今日之事不幸而後外幸猶不亾也豈誑之假借乎

問于介眾

二十四年傳晉侯使士景伯泄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

而問于介眾杜注曰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釋文介音

界引之謹案言眾則周之國人胥在是矣無取更言大

也書傳亦無謂國人為介眾者介疑當作方古其字

詳見周禮六鄉之治下問于其眾者問于周之眾庶也方與介字

形相似故誤為介杜所見本已然

莫

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  
聚也杜注曰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釋文曰陽不克  
莫絕句引之謹案陽不克莫甚為不辭莫然不動之解  
亦為皮傳今案陽不克絕句莫當作其下屬為句言陽  
氣不克其將積聚而為旱也其莫字形相似故其譌作  
莫賈子道德說篇其生氣皆集焉檀弓注而漢書五行  
志引傳文已作莫蘇林注亦曰莫莫爾不勝為積聚也  
則此字之譌其來久矣

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唐石經此行凡九字比各  
行少一字周之寶珪四字係改刻釋文云于河本或作  
沈于河陳氏芳林攷正曰案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左傳  
云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沈於河漢書五行志作王子鼂  
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湛古沈字說是石經刊去者乃  
沈字也家大人曰有沈字者是用寶珪沈于河與用  
兩珪質于河文同一例見襄三用猶以也故漢志作以  
成周之寶圭湛于河若無沈字則文不成義觀禮曰祭  
川沈襄十八年傳中行獻子禱於河沈玉而濟定三年  
傳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皆其證也釋文以無沈字者

爲正本唐石經刊去沈字卽因釋文而誤水經河水注云子朝取周之寶玉沈河以祈禩則善長所見本亦有沈字白帖六七兩卷引作沈于河與史記正義同皆不從釋文也

五牲三犧

二十五年傳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服注曰五牲麀鹿熊狼野豕三犧雁鴛雉也見正義杜注曰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麀鹿麀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引之謹案麀鹿之屬可謂之獸不可謂之牲牲家物也獸野物也特牲饋食禮實獸于淤上東首牲在其

西北首東足內則三牲用麀獸用梅是獸與牲異不得以獸爲牲也曰六曰五曰三皆以物類言之非以所用之事言之且月令季冬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則犧牲所用亦有社稷山川何必祭天地宗廟而後謂之犧乎地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凡祭祀其其犧牲鄭注曰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也則犧牲卽在六畜之內不得以雁鴛雉當之矣今案五牲牛羊豕犬雞也三犧牛羊豕也大戴禮曾子天圓篇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

祭牲牛曰大牢牛下蓋脫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羊下蓋脫  
豕豕二字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饋會日字蓋因上下文而行說見大戴禮宗廟曰芻  
豢山川曰犧牲割列禳瘞是有五牲盧辯注曰五牲牛  
羊豕犬雞也誥志篇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  
穀順至必時其節月令春會麥與羊夏會菽與雞中央  
土會稷與牛秋會麻與犬冬會黍與彘所謂五牲五穀  
也三犧卽三牲牲之爲大牢少牢者也桓八年公羊傳  
何注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羊豕凡二牲曰少牢是也  
養之則曰畜用之則曰牲色純則曰犧以牢禮言之則  
有三合雞犬計之則爲五合馬計之則爲六其實一也

僖十九年傳古者六畜不相爲用昭十一年傳五牲不相爲用則五牲卽在六畜之內矣猶下文之  
五章五色合元計之則爲六采五聲合變宮變徵計之  
則爲七音日服杜二家皆失之

季郈 郈氏 郈昭伯 郈孫

引之謹案昭二十五年傳言季郈者一言郈氏者二言  
郈昭伯者二言郈孫者四郈字皆當作后后者厚之俗  
字也說文厚古文作潛夫論志氏姓篇曰魯之公族有  
后氏檀弓后木鄭注曰后木魯孝公子惠伯輩之後正  
義曰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世本云革此云  
鞏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呂氏春秋察微篇魯季



氏與后氏鬪

今本后作邱後人依俗本左傳改高注之也據注以字為氏則作后明矣

曰后氏魯孝公子惠伯革之後也以字為氏因曰后氏

蓋惠伯革字厚厚與后通惠伯革之孫以王父字為氏

故其後為后氏又謂之后孫猶公子彊字子臧見隱五年傳正

義而其後為臧孫公子督字華父而其後為華孫也華孫

見文十襄十四年傳公使厚成叔弔于衛厚孫歸復命五年經

厚孫即后孫也厚成叔亦惠伯革之後呂氏春秋觀表篇高注曰后成

子魯大夫也后敬子國之子魯語韋注曰后敬子魯大夫后惠伯之元孫故稱后孫厚成叔

風俗通義過魯篇作后成叔文選幽憤詩注引左傳同

后昭伯漢書古今人表作厚昭伯史記魯周公世家索

隱曰系本昭伯名惡魯孝公之後稱厚氏五行志昭公

二十五年劉歆以為時后氏與季氏有隙或書其本字

或書其借字皆是也若郈則叔孫氏之邑而非惠伯革

之字不得為昭伯所受之氏臧孫之臧華孫之華豈可

以為邑名乎后旁加邑蓋傳寫者之誤也襄十四年厚成叔釋文厚

本或作郈案郈亦當作后而元和姓纂引風俗通曰魯大夫郈昭伯

食木於郈因氏焉已誤以后孫之后為郈邑之郈食采

於郈者叔孫氏非后氏也水經汶水注曰無鹽縣之郈

鄉魯叔孫昭伯之故邑也禍及鬪雞矣又誤以后昭伯

為叔孫昭伯蓋叔孫氏食邑於郈后昭伯之后誤本又

作邱因相涉而生錯謬矣

宣王有志 失志為昏

二十六年傳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有於目  
九經古義曰鄭康成周禮注二志古文識保章氏有志謂  
長而有知識也王伯厚以為有撥亂之志恐非外傳曰  
宣王長而立之彘之亂宣王尚少至始有知識乃授之  
政也引之謹案惠說是也大戴禮係傳篇成王有知而  
選大公為師周公為傅彼言成王有知猶此言宣王有  
志也哀公問曰寡人蠢愚冥頑子志之心也鄭注曰志  
讀為識識知也子之心所知也緇衣曰為上可望而知

也為下可述而志也注曰志猶知也墨子非命中篇不  
志管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也管三代之暴不肖人也  
下篇志作識識亦知也楚辭天問師望在隸昌何志王  
注曰言大公在市隸而屠文王何以志知之也志知即  
識知  
是志與知同義志為知識之知又為血氣心知之知音  
智  
哀十六年傳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  
志謂心知也言哀公之失禮由於自失其心知故曰失  
志為昏也列子湯問篇女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  
於斷張湛注曰志謂心智

以聞先王

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杜注曰閒鎔先王之制引之  
謹案閒之言干也謂干犯先王之命也昭二十年傳曰臣敢貪君賜以  
干先王先王之命即上文所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  
以德德鈞以上是也襄十九年傳閒諸侯難太平御覽  
皇親部十二引服虔注曰閒犯也是閒與干同義上文  
曰王室其有閒王位謂干王位也昭三十一年傳曰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襄十一年傳曰或閒茲命謂干茲命也襄三年傳曰定使于大命  
四年傳曰管蔡啟商忌閒王室謂謀干王室也說見後甚閒王  
室下哀二十年傳曰吳犯閒上國多矣謂犯干上國也鄭  
語曰姜嬴荊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韋注曰言更相犯

閒也閒與干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聘禮記皮馬相閒鄭  
注曰古文閒作干是也

官宿其業 物乃坻伏

二十九年傳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  
鬱湮不育杜注曰宿猶安也正義曰夜宿所以安身故  
云宿猶安也謂安心思其職業服虔云宿思也今日當  
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劉元卿以服義太迂曲  
引之謹案服訓宿為思杜訓為安皆於古無據且皆與  
下句不貫孔謂安心思其職業則尤為迂曲今案宿讀  
為偃偃古文夙字也說文夙早敬也從夊夕夊讀若載持也今本

說文脫夕字。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隸變作夙，說文依坡注補。

又云，夙，古文夙。又云，肅，持事振敬也。夙，夙，肅，古今字。作

宿者，借字耳。賈子保傳篇有司齋肅端冕，大戴記作夙，以孟子公孫丑篇弟子齋宿而後敢言是

通作宿也。言居官者能敬脩其業，其所掌之物乃至也。

上文云，物有其官，官脩其方。又云，董父甚好龍，能求其

者，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正謂此也。

杜解物乃坻伏云，坻，止也。釋文坻音旨。又丁禮反，正義

曰，若滅弃所掌之事，則其物乃止息而潜伏。家大人曰

杜孔分坻伏為二義，非也。坻讀為政，政隱也。言滅弃其

業而不脩，則所掌之物乃隱伏而不出也。廣雅政隱也。

曹憲音丁禮反。王褒四子講德論，雷霆必發而潛底震

動，潛底猶潛隱也。馬融廣成頌，疏越蘊嶺，駭洞底伏底

伏，猶隱伏也。坻底，竝與政通。論衡龍虛篇引左傳，坻作

低。低伏亦隱伏也。故感虛篇又云，夏末政衰，龍乃隱伏

易之亾也

范氏中行氏其亾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

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易易之亾也。杜注曰

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與之，是成其咎。正義引劉

炫曰，范氏取蒐之法以為國制，雖則為非，書已廢矣。縱

應有禍，亾變已歇。今苟寅更述其事，又加增范氏之惡。

焉。范氏已欲免禍，今復改易之而使亾家大人曰。杜劉

孔三君皆未曉易字之義而強為之詞，非傳意也。孔氏

經學厄言讀易為難易之易亦非。今案易之亾也四字作一句讀易者

疾也速也言中行寅擅作刑器以召禍又加以范氏之

舊惡是速之使亾也。史記天官書填星其居久其國福

厚。句易福薄徐廣曰易猶輕速也。漢書天文志犬白

所居久其國利。句易其鄉凶。蘇林曰易疾過也是古

謂疾速為易也。引之謹案孟子梁惠王篇深耕易耨易

耨亦謂疾耨也。易讀如字趙注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孫奭音義易以政切皆失之。管子

度地篇曰犬暑至利以疾耨殺草歲是其證。齊語曰深

耕而疾耨之以待時雨。義亦同也。吳語一日陽一日雷

惕與易聲近而義同。後人不知易有疾速之義故或以為改易或

以為簡易望文生訓而古義遂失其傳矣。

若為三師以肄焉

三十年傳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

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杜注曰肄猶勞也。釋文曰肄本

又作肄。家大人曰作肄者本字。作肄者借字也。肄古

禮記為肄古文肄為肄周官小宗伯肄儀故書肄為肄玉藻肄束及帶肄讀為肄。大雅皇矣箋

曰肄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肄之。案隱九年

傳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即所謂肄也。文十二

年傳若使輕者隸焉其可杜注曰隸暫往而還也此傳曰若爲三師以隸焉彼出則歸彼歸則出義竝相同。

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三十一年傳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

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絕句杜以夫字下屬爲句失之有所有

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

義不可滅已杜解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曰有所謂有

地也引之謹案所時也言名者人之所欲得也然有時

有名而不如其已若邾黑肱之以地叛而書名是也文

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衛侯會公于沓何注曰黨所也所

猶時也大戴禮本命篇曰婦人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

以從子無所敢自遂也言無時敢自遂也襄二十七年

左傳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

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言晉楚時以兵威小國而

後小國得以安靖也昭七年傳曰從政有所反之以取

媚也言有時反其道以取順於民也三十年傳曰晉之

喪事敝邑之聞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聞雖士大

夫有所不獲數矣墨子節用篇曰其欲早處家者有所

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此皆古

人謂時爲所之證。

不為義疾

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疾釋文為于偽反杜解不為義疾曰疾病也見義則為之引之謹案不為義疾當作不為不義疾杜曲為之說非也上文曰終為不義下文曰懲不義也又曰作而不義文皆相承此處脫一不字且不為不義疾言不為不義而內省多疾也不義即回邪也昭二十年傳曰君子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語意略與此同後漢書文苑傳不為利回不為義疚中論考偽篇引傳文亦作不為義疚則後漢時傳文已脫不字。

魯君世從其失

三十二年傳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釋文從子用反失字無音家大人曰失讀為佚佚字又作逸佚與勤正相反言魯君世縱其佚以失民季氏世脩其勤以得民也古多以失為佚見九經古義

元年春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

泉將以城成周 庚寅裁 城三旬而畢

引之謹案昭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與此為一事不應已見於前年冬十一月又見於是年正月也

以經考之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書於昭三十二年冬不書於定元年春則狄泉之會實在前年而不在是年明甚晉語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襄宏欲城成周爲之告晉敬王十年魯昭之三十二年也。見韋史記十二下遂云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諸侯年表泉遂田子大陸焚而外則狄泉之會實在昭三十二年。韋注云魯定之元年失之辨見國語正與春秋經合然則昭三十二年傳載狄泉之會於冬十一月者爲得其實而定元年傳元年春正月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年時與月皆失其實

矣元年傳又云庚寅莪杜氏長麻以爲元年正月乙亥朔辛巳爲正月七日庚寅爲十六日案辛巳庚寅皆當在昭三十二年十一月據長麻昭三十二年十一月丙子朔則辛巳在十一月六日庚寅在十五日昭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己丑正在庚寅之前一日。長麻云十四日蓋十一月十四日令役十五日遂設板築也若以庚寅莪爲正月十六日事則豈有自十一月己丑令役歷兩月之久而始設板築者乎元年傳又云城三旬而畢計



當始於昭三十二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庚寅畢於十二月十五日己未。不畢於十二月十四日者長麻云十一月小非自定元年正月築城。至二月始畢也。杜氏不悟元年春正月合諸侯之大夫為誤載前年十一月之事。乃以辛巳庚寅竝屬之元年正月疏矣。

孟懿子會城成周

杜注曰。不書公未即位引之謹案。孟懿子會城成周。卽昭三十二年經所書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也。傳當屬之前年十一月。誤載於是年正月耳。非是年正月實有孟懿子會城成周之事。而經不書也。且城三旬而畢。則前年十二月築城已畢。說見前。何何正月會城成周之有。

備物典策

定四年傳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正義曰。服虔云。備物國之儀物之備也。當謂國君威儀之物。若今織扇之屬。備賜魯也。杜不解備物。則與典策為一也。備物典策。謂史官書策之典。若傳之所云。發凡之類。賜之以法。使依法書時事也。引之謹案。服解備物未確。孔合備物與典策為一。尤屬未安。竊謂備物卽

服物也。經傳多言服物祭義曰以具服物以脩宮室。周語曰亦唯是生於之服物采章。又曰服物昭慶采飾顯明皆是也。士田陪敦祝宗卜史服物典策皆四字平列。服與備古字通。趙策騎射之服。史記趙世家作騎射之備。漢書王莽傳所征殄滅盡備厥辜。卽蓋服厥辜皆其證。凡從服從帶之字古多通用。後漢書皇甫嵩傳注曰。犗古服字。繫辭傳服牛乘馬。說文引作犗牛乘馬。倍二十四年左傳伯服。史記鄭世家作伯備。

少帛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精夜旃旌。賈逵注曰少帛雜帛也。

見史記衛世家集解杜預注同正義曰周禮司常云通帛為旃雜

帛。物鄭元云通帛謂大赤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大赤是通帛。知少帛是雜帛也。引之謹案雜帛者謂其帛色赤白相雜也。雜與少不同義。不得以少帛為雜帛。且雜帛為物。物是旗名。而雜帛則非旗名。可謂之物不可謂之雜帛。亦不可謂之少帛。猶之通帛為旃。可謂之旃。不可謂之通帛也。今案少帛蓋卽小白。逸周書克殷篇縣諸小白。孔晁注曰小白旗名。齊桓公名小白。蓋以旗為名。若齊大夫欒施字子旗。孔子弟子榮旂字子旗之類也。少與小。帛與白古字並通。玉藻大帛不綏。鄭注帛當為白。閔二年左傳大帛之冠。雜記注引作大白。小雅六月白旃央。央孫炎爾雅注引作帛旃。英英子思之子名白。漢書孔

光傳作帛是日與帛通少小  
之通書傳甚多不煩枚舉

甚閒王室

管蔡啟商甚閒王室杜注曰甚毒也管叔蔡叔開道紂  
子祿父以毒亂王室正義曰甚毒閒亂賈逵云然是相  
傳訓也引之謹案毒亂之語不辭甚之言基基謀也閒  
犯也說見前以謂謀犯王室也爾雅曰基謀也康誥曰  
聞先王下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鄭注以基為謀是也廣  
韻基教也一曰謀也訓甚為教本於宣十二年傳楚人  
甚之脫局注訓甚為謀疑即此傳舊注也玉篇謀謀也  
廣韻基謀也謀基基竝字異而義同

以約為利

鍾金初宦於子期氏今本鍾譌作鑪據釋文唐石經改實與隨人要言  
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杜注曰此約謂要言也引  
之謹案杜以上文乘人之約為乘人之窮困故別之曰  
此約謂要言也其實約與利相對為文仍謂窮困耳昭  
二十八年傳居利思義在約思純約與利亦相對言困  
楚子窮困而得見則是以約為利檀弓曰父死之謂何  
又因以為利文義與此相以陸粲左傳附注曰不敢乘  
君父困約之時以為利是也

如驂之靳

九年傳吾從子如驂之靳釋文云本或作如驂之有靳非也家大人曰作有靳者是也陸本脫去有字反以有有字者爲非誤矣案杜注云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正義云說文云靳當膺也則靳是當膺之皮也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胸上有靳故云我之從子如驂馬當服馬之靳以上正義如杜說則靳卽服馬也驂馬後於服馬故曰如驂之有靳如孔說則靳是當胸之皮也靳在服馬之胸正當驂馬之首故曰如驂之有靳若云如驂之靳則文不成義矣而疏首所列經文亦作如驂之靳則後人改孔以從陸也秦風

小戎釋文引沈重音義云靳者言無常處游在服馬背

上今本服誤作參依釋名改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引左傳

云如驂之有靳如沈說則靳是服馬背上之游環也貫驂馬之外轡以止驂之出故曰如驂之有靳三說不同而靳上皆當有有字自唐石經依釋文刪去有字而各本遂沿其誤鄭風大叔于田正義引此亦作如驂之有靳則是孔本原有有字與沈重所引同不當改孔以從陸也

彤鏤

哀元年傳器不彤鏤杜注曰彤丹也鏤刻也陸粲附注

後錄曰。彫當作彫。文相近而譌也。家語車不彫幾。器不彫鏤。問禮篇。惠氏定字曰。彫古彫字。陳氏芳林曰。案家語

一本仍作彫。引之謹案。作彫者是也。車不彫幾。器不彫

鏤。兩彫字重出。則不詞矣。少儀曰。車不雕幾。會器不刻。

刻鏤。雕字皆不重。陸說非也。惠以彫為古彫字。蓋以周舟古字

通彫。從周聲。則亦可從舟聲。故彫字古作彫。彫與彫相

似。因誤為彫。耳。案說文。彫。丑林。船行也。從舟。彡聲。非從

彡。舟聲。不得為古彫字。書傳中彫字亦無作彫者。若直

以彫為古彫字。則於理尤不可通。惠說亦非也。今案周

語。器無彫鏤。韋注曰。彫。丹也。鏤。刻金飾也。賈子禮容語

篇作蟲鏤。建本潭本皆如是。俗本作雕鏤。乃後人以意改之。楚語不聞其以土

木之崇高。彫鏤為美。韋注曰。彫。謂丹楹鏤。謂刻桷。吳越

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作蟲鏤。蟲者。赫之僭字。說文。赫

徒冬。赤色也。從赤。蟲省聲。管子地員篇曰。赫。莖黑秀。通作蟲。又通作

彫。形。從冬。反。大雅雲漢篇。蘊降蟲蟲。徐邈音徒冬。反。爾雅作燬。燬。郭璞亦音徒冬。反。故左傳國

語作彫鏤。賈子吳越春秋作蟲鏤。陸以彫為彫之譌。惠

又以彫為古彫字。皆未考蟲鏤之文也。

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五年傳。景公外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

乎。何黨之乎。引之謹案。三軍下之字。何黨之下乎。字皆

衍文也景公外乎不與埋三軍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  
何黨之皆以七字為句而韻在句末埋古讀若狸謀古讀若煤皆在之部  
故與之為韻若師字古音在脂部師六五長子帥師與尸為韻秦風無衣篇王子興師與衣為韻曹風下泉篇念彼京師與著為韻小雅節南山篇尹氏大師不立空我師與氏維毗迷為韻瞻彼洛矣篇以作六師與茨為韻大雅板篇曾莫惠我師與濟毗迷尸屎奏資為韻昭十二年左傳為諸侯師與淮坻為韻皆與脂部之字為韻而無入之部者則師與之非韻不得因師乎師乎而於之下增乎字也今第二句衍之字第三句末衍乎字則長短參差而韻亦不顯矣史記齊世家載此文曰景公外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是三軍下無之字之證唐石經始又曰師乎師乎胡黨之乎之下乎字則後人據誤本左傳加之也集解引服虔

左傳注曰師厭也黨所也言公子徒厭何所適也服注言何所適也而不言何所適乎則傳文本無乎字可知唐石經初刻但作何黨之而無乎字此舊本之尚存者或又注乎字於之字旁則為俗本所惑矣

潛師閉塗

六年傳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服虔注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見史記楚世家集解杜預同引之謹案閉塗二字文不成義塗非門關之類不可得而閉也且是時方將迎惠王於國中而先絕其往來之塗則惠王無由至軍中矣塗當為壁字相侶而誤也壁字下作土與塗同其石旁之幸又與余

補伯故墨子備蛾傳篇適人辟史記楚世家伏師閉塗  
火而復攻備梯篇辟誤作除徐廣曰塗一作壁列女傳楚昭越姬篇載此事亦作伏  
師閉壁是古本正作壁也蓋楚之諸臣恐昭王之歿為  
鄰國所知故作爲伏師閉壘之狀使人莫測其意也服  
虔作注時傳文已誤作塗故不得其解史記作塗者乃  
後人以誤本左傳改之其一本作壁與列女傳合則舊  
本也小司馬不能審擇乃從作塗之本而以攢塗說之  
案攢塗者殯也殯當於寢不當於軍中且惠王未至而  
殯無是理也其說尤誤。

先王

十三年傳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陳氏芳  
林攷正曰案正義曰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則  
先王似當作先公惜石經殘闕家語載此事亦作先王  
辭物篇家大人曰作先公者是也今本作先王者後人依  
家語改之耳桓五年正義引此正作先公。

一盛

旨酒一盛兮杜注曰一盛一器也引之謹案喪大記會  
粥於盛鄭注云盛謂今時杯杓也。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十四年傳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杜注曰車子微者

鈕商名

孔叢子記問篇叔孫氏之車子曰鈕商蓋襲用杜注也

正義引服虔曰車

車士微者也子姓鈕商名又引家語曰叔孫氏之車士

曰子鈕商王肅曰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鈕商名引之謹

案服以車為車士是也聘禮記盼肉及慶車鄭注曰慶

慶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晉語其上朝

升之而莫戮其車韋注曰車車僕也則主車之人即謂

之車哀六年傳有鮑子之臣差車鮑點杜彼注曰差車

主車之官此傳曰叔孫氏之車蓋叔孫氏之差車也元

和姓纂股湯子姓引風俗通義曰左傳有子鈕商蓋亦

謂車為車士故以子屬卜讀是服說長於杜矣而未盡

也春秋時婦人稱姓男子則稱氏族以子為姓非也今

案子鈕蓋其氏商其名也傳凡言子儀克子越椒之類

上二字皆字也子服何子人九之類上二字皆以先世

之字為氏也成十六年及哀五年傳皆有公子鈕定八

年傳有籍邱子鈕是春秋時多以鈕為名字今此子鈕

知非字者古人名字相應鈕與商不相應故也廣韻鈕

字注曰又姓左傳有鈕麇則春秋時有以鈕為氏者漢

書古今人表有子鈕商是子屬卜讀之明證也易林訟

之同人子鈕執麟春秋作經蔡邕麟頌庶士子鈕獲諸

西狩是子鈕連讀之明證也



爭明

十六年傳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杜讀與不仁人爭為句明無不勝為句注曰明無不勝言必勝家大人曰疑當讀與不仁人爭明為句明猶彊也周語說殺維鬪曰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亦謂爭彊也注日明精氣管子四時篇風與日爭明也失之

使處吳竟

使處吳竟為白公家大人日子西召勝歸楚則當使處楚竟不當使處吳竟且吳為敵國子西安能使勝處吳竟乎唐石經此處殘缺不可考而各本皆有吳字太平

寰宇記蔡州襄信縣下引此同子謂吳字乃涉上文在吳而行請以七證明之杜注去白楚邑也白既為楚邑則不當云使處吳竟為白公一也上文子西曰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謂舍諸楚竟也若云使處吳竟則與上文不合一也下文云吳人伐慎白公敗之則勝之在楚不在吳甚明若云使處吳竟則又與下文不合三也楚語子西曰欲寘之竟韋注引此文云使處竟為白公今本竟上有吳字乃後人依誤本左傳加之與正文不合曰處竟曰寘之竟皆指楚竟而言四也楚語又云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是白在楚竟故楚子張亦號白公五也史記五子胥傳云遂召勝

使居楚之邊邑。鄢號為白公。文與左傳略同。而云楚之邊邑。不云吳之邊邑。六也。周官調人疏引此作使處竟為白公。無吳字。七也。

魯人之皋 使我高蹈

二十一年傳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杜注曰。皋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皋緩數年。不知荅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為此會。引之謹案。訓皋為緩於古無據。云數年不知荅齊稽首。亦非也。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蒙。已不知荅稽首矣。何待數年乎。皋當讀為咎。言魯人不荅稽首之咎。數年而猶不自覺。故使我高蹈而來也。

古聲皋與咎同。故字亦相通。

書皋陶。古文作咎。絲。楷。三。如。書序。咎。單作明居。咎字並與皋同音。又。馨。鼓之。馨。咎。以。咎。得。聲。考。工。記。作。皋。鼓。後。漢。書。馬。融。傳。作。咎。鼓。下。文。曰。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正。謂。魯。人。拘。守。儒。書。故。數。年。不。知。其。咎。也。左。傳。多。古。字。後。人。失。其。讀。耳。又。案。呂。氏。春。秋。知。化。篇。子。胥。高。蹶。而。出。於。廷。高。注。曰。蹶。蹈。也。傳。曰。魯。人。之。皋。使。我。高。蹈。瞋。怒。貌。此。之。謂。也。以上呂氏。是。高。蹈。為。瞋。怒。貌。說。文。蹶。跳。也。蹈。亦。騰。躍。二。名。故。高。注。訓。蹶。為。蹈。淮。南。原。道。篇。曰。經。紀。山。川。蹈。騰。崑。崙。崑。崙。蹈。騰。連。文。而。其。義。相。近。樂。記。發。揚。蹈。厲。之。已。蚤。蹈。厲。謂。騰。上。也。廣。雅。上。也。楚。辭。遠。遊。曰。蹈。厲。連。文。而。其。義。相。近。又。曰。不。知。手。徐。弭。節。而。高。厲。

也。楚辭遠遊曰。蹈厲連文而其義相近。又曰。不知手徐弭節而高厲。

之舞之足之蹈之。列子湯問篇曰：師襄乃撫心高蹈，皆謂騰躍而起也。凡人喜甚則高躍，怒甚亦高躍，故曰高蹈。嗔怒貌也。杜以高蹈為遠行，亦失之。高蹈非遠行之謂，且齊魯盟于顧，顧是齊地，不得言遠行。

經義述聞第十九

經義述聞第二十

高郵王引之

國語上七十三條

玩則無震 厚其性 至于武王 大戎樹 育艾脩  
之 險而不懟 弗震弗渝 監農不易 省風土  
水土無所演 惠王三年 不舉 見神 大夫士曰  
格位著 保任戒懼 十六年 禮義 十八年 陽  
不承獲甸 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  
墾田若藝 夫辰角見而雨畢 天根見而水涸本  
見而草木節解 川無舟梁 不賞善 其語迂 無  
謫 好盡言以招人過 簡三十一年 言教必及辯

明令德矣 靈王二十二年 氣不沈滯而亦不散  
越 天昏札瘥之憂 出越九原 命姓受祀 少尠  
王室 身聳 成事不貳 過恩之度 黜實 揚沈  
伏而黜散越 助宣物 文德 布憲施舍於百姓  
是歲也 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 於病 弛孟  
文子之宅 既其弊也 焚 大寒降 講眾留 嘗之  
寢廟 禁置屣 謝季文子 民苟有隱 及匏有苦  
葉矣 聞畏而往 淫也 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  
相 計過 守龜 浚姓 野處而不暱 三鄉 遂  
滋民 正月之朝 居處好學 選其官之賢者而復

用之 則民不憾 擇是寡功者 餉陰 余一人之  
命 牛馬選具

玩則無震

周語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韋注曰  
震懼也家大人曰震亦威也上言威下言無震互文耳  
下文倉葛曰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晉語曰車有震  
武也韋注竝曰震威也文六年左傳其子何震之有賈  
達注亦曰震威也見史記晉世家集解成二年傳畏君之震師徒  
撓敗義亦同也杜注震動也失之商頌長發箋曰震猶威也春秋傳曰畏君之震師徒撓敗  
厚其性

先王之於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韋注曰。性情性也。家大人曰。性之言生也。樂記。方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鄭注。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昭八年左傳。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謂莫保其生也。十九年傳。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謂樂其生也。荀子禮論篇。天地者。生之本也。大戴禮禮三本篇。生作性。秦策。生命壽長。史記范雎傳。生作性。文七左傳曰。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杜解。厚生日。厚生民之命。此云懋正其德。卽正德也。云厚其性。卽厚生也。云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卽利用也。成十六年傳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襄二十八年傳曰。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文六年傳曰。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皆其證也。

至于武王

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家大人曰。至于下。當有文王二字。周人敘述祖德。未有稱武王而不及文王者。此文自莫弗欣喜以上。皆兼文武言之。自商王帝辛以下。乃專言武王耳。史記周本紀載此文。正作至于文王武王。文選齊敬皇后哀策文注引此云。至于文武。事神保民。莫不欣喜。所引從略。而亦兼文武。則原有文王二字可知。

犬戎樹

吾聞夫犬戎樹。惇帥舊德而守終純固。

俗本帥上衍能字。辭見陳氏芳

林春秋外傳改正

韋以樹惇絕句。注曰。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

樸。舊音曰。以惇蓋是犬戎主名。引之謹案。上文大畢伯士。注以為犬戎君。蓋犬戎之先君也。其曰。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辭意顯然。此句蓋指犬戎今君而言。則舊音之說是矣。而未盡也。樹者其主名。惇字當屬下讀。犬戎樹者。先國而後名。猶曰邾婁顏耳。惇帥舊德者。惇。史記周本紀作敦。爾雅曰。敦。勉也。言勉循舊德也。晉語曰。知籒。偃之惇帥舊職。而其給也。是其證。下文單襄公曰。懋

師其德。韋注。言勉帥其德。文義亦與此同。

耆艾脩之

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韋注曰。耆艾。師傅也。師。傅脩。理瞽史之教。以聞於王也。家大人曰。師。傅職當匡君。非徒脩瞽史之教。以聞而已也。脩之。謂脩。飭之也。之字指王而言。非指瞽史之教而言。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文伯曰。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韋彼注云。脩。傲也。楚語。白公子張引武丁之言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竝與此脩字同義。

險而不懟

召穆公曰夫事君者險而不怨。怨而不怒。韋解險字曰。在危險之中。引之謹案。險謂中心憂危之也。此與下句。怨而不怒。皆以心言。非以境言。下文單襄公曰。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荀子榮辱篇曰。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是其證。

弗震弗渝

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膏穀乃不殖。引之謹案。渝讀為輸。輸寫也。謂輸寫其氣。使達於外也。廣雅。輸寫也。小雅。蓼蕭篇。我心寫兮。毛傳曰。輸寫其心也。枚乘七發曰。輸寫洪濁。左氏春秋隱六年。鄭人來渝平。公羊穀梁竝作輸平。是渝輸古字通。此

言當土脈盛發之時。不即震動之。輸寫之。則其氣鬱而不出。必滿塞而為災也。韋注訓渝為變。於上下文義稍遠矣。

監農不易

王其祗祓。監農不易。賈韋一家竝曰。不易。不易物土之宜。賈注見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一。引之謹案。一家讀易為變易之易。而增物土之宜。以足之非本義也。易當讀慢易之易。易者。輕也。樂記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鄭注曰。易。輕易也。不易。猶言勿易。秦策曰。願王之勿易也。不亦勿也。說見釋詞。史記禮書曰。能慮勿易。謂之能固。高誘及

張守節正義並訓易為輕是也。監農不易者。民之大事。在農。監之不敢輕慢也。

省風土

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宋明道本無省字。引之謹案。明道本是也。今本省字。蓋因注而衍。韋注曰。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則正文無省字。明矣。晉語。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文義與風土相似。無煩加省字也。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二。引賈逵本。正作瞽帥音官。以風土。無省字。陳禹謨本增省字。舊音於上文省功音小井反。

且云下省民省風同。則唐本已有衍省字者矣。

水土無所演

夫水句。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所演。宋明道本如是。俗本脫所字。民乏財用。不亾何待。家大人曰。水土無所演。衍水字。演潤也。土得水則潤。潤則生物。而民得用之。若水竭。則土無所演。不能生物。而民失其用矣。故曰。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亾何待。韋注云。水氣不潤。土枯不養。正釋土無所演四字。而正文內本無水字也。今本作水土無所演。則文義不明。蓋涉上句水土演三字而誤。左傳昭二十三年。正義引此。正作土無所演。無水字。宋十行本如是。明監本作水土無演。



增水字。刪所字皆惑。史記周本紀漢書五行志說苑辯  
於俗本國語而誤。物篇竝同。

惠王三年

惠王三年。邊伯石速莒國出王而立子積。韋注曰三年。  
魯莊公十九年也。引之謹案下文始云三年。則此非三  
年矣。二當作一。史記周本紀惠王二年。邊伯等五人作  
亂。立釐王弟頹爲王。十二諸侯年表惠王二年。燕衛伐  
王。立子積是也。注內三字亦當作二年表。周惠王二年  
正當魯莊公十九年。故注曰二年。魯莊公十九年也。若  
作三年。則爲莊公之二十年。不得云十九年矣。

不舉

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又晉語川涸山崩君爲之降服  
出次乘纒不舉。韋注竝曰不舉。不舉樂也。此二事。又見  
莊二十年成五年左傳。杜注並曰不舉。去盛饌。引之謹  
案。杜說是。韋說非也。成五年傳。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  
降服乘纒。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襄二十六年傳。  
古之治民者。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既云不舉。又  
云徹樂。則不舉非徹樂矣。天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  
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  
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鄭注曰。殺

牲盛饌日舉。鄭司農引春秋傳曰：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此不舉為去盛饌之明證。且王日一舉之下，始云以樂侑食，則所謂舉者，以盛饌言之，非謂作樂明甚。王制：然後天子食日舉，句以樂，句食日舉。即所謂王日一舉也。以樂，即所謂以樂侑食也。故鄭注云：天子乃日舉，以樂侑食。俗以日舉二字屬下讀，非是。而昭十七年傳：三辰有災，君不舉。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曰：不舉去樂也。則西漢時已誤解矣。又案禮記：凡去樂者，謂之不舉樂。雜記：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又君於卿大夫，比筴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

為士。比殯，不舉樂，是也。去盛饌者，則但謂之不舉。檀弓：玉藻之君，不舉。文王世子之公，素服不舉，是也。二者絕不相同，而檀弓正義既引庾蔚說以舉為舉饌，又誤以為舉樂，則辨之不明矣。

見神

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亾家大人曰：見當為尋。尋，古得字。形與見相近，因譌為見。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見亦尋之譌。留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祿。下文曰：洞之。漢書見作得。此則見譌為尋，又譌為得也。下文曰：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即其證也。莊三十二年左傳作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亾此，尤其明。

證矣。又案說文。昇。古文得。一切經音義卷一曰。衛宏詔定古文官書。昇得二字同體。尚書高宗夢昇。說是也。以上一切經音義。今昇字不見於經傳。尚書高宗夢昇說。字亦作得。未必非後人所改。此昇字若不譌為見。則後人亦必改為得矣。

大夫士日恪位著 位宁有官師之典

家大人曰。凡朝內君臣所立之處謂之位。或謂之宁。宁字亦作著。周語曰。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此謂臣之位著也。位者。曲禮下。卿位是也。著者。昭十一年左傳。朝有著定。杜注曰。著定。朝內列位常處。十二年傳曰。若

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十六年傳曰。其祭在廟。已有著

位。竝與周語著字同義。莽注周語曰。中庭之左右曰位

是也。其曰門屏之間曰著。則非也。爾雅。門屏之間謂之

所宁立處也。楚語曰。位宁有官師之典。此謂君之位宁也。在

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

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寔居有師工之誦。皆指

衛武公而言。位者。君視朝之位也。宁者。曲禮天子當宁而立

是也。韋注楚語曰。門屏之間謂之宁。是也。其曰中庭之

左右謂之位。則非也。爾雅。中庭之左右謂之

位。郭注。羣臣之列位也。

保任戒懼

齊豐忱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韋注曰。保。守也。任。職也。

雖守職戒懼猶未足也。家大人曰：韋以任任為守職，非也。任亦係也。任任戒懼，四字平列。說文：任，係也。襄二十一年左傳曰：咎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其子麇不能任其父之勞，是其證。

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 襄王十六年立晉文

公

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韋注曰：襄王十六年魯僖之二十四年。引之謹案。正文及注十六年皆當為十七年。蓋襄王以魯僖八年正月定位，即為元年。左傳：史記：十二年諸侯年表。以魯僖九年為襄王元年。非也。惠王已於僖七年閏月崩，明年則僖之八年。而襄王之元年矣。不得

進至僖九年始稱襄王元年。

至魯僖十年為襄王三年。上文襄王三

年而立晉侯。注曰：襄王三年魯僖之十年是也。至魯僖十五年為襄王八年。上文八年而隕於韓。注曰：八年魯僖之十五年是也。則魯僖二十四年當為襄王之十七年。明甚。今本作十六年者，蓋後人依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改之。年表：襄王十六年。不知年表誤以魯僖之九年為襄王之元年。說見前。則自元年以後次序皆謬。不足據也。且上文之三年已為魯僖十年。八年已為魯僖十五年。則加九年而至魯僖二十四年。正當襄王之十七年矣。何得減其數為十六年乎。又賜晉文公命章。襄王十

六年立晉文公。注曰：襄王十六年。魯僖二十四年。俗本四誤  
作三。今從宋本。案十六年亦當為十七年。襄王自魯僖八年定  
位為元年。至魯僖二十四年為十七年。是年秦伯納晉  
文公。見僖二十四年左傳。故曰：襄王十七年立晉文公。而注云：襄  
王十七年。魯僖二十四年也。若襄王十六年。則在魯僖  
二十三年。時晉文公尚未得國。不得云立晉文公矣。下  
文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雖注曰：襄王二十一年。魯  
僖二十八年。上推至魯僖二十四年立晉文公之年。亦  
當為襄王十七年。不當為十六年也。蓋後人誤改上文  
之十七年為十六年。遂竝此而改之。而不知與前後不

合也

禮義

逆王命敬奉禮義成。補音義字無音引之。謹案義讀為  
儀。謂奉行禮儀而有成也。韋注云：謂三讓賓饗之屬。皆  
如禮。是禮義即禮儀。非仁義之義也。忠信仁義別見。下  
文與此義字不同。古書多以義為儀。說見禮記。別之以  
禮義下。

十八年

十八年。王黜狄后。韋注曰：十八年。魯僖二十四年也。引  
之謹案。正文及注十八年。皆當為十七年。上夾十七年。

王降狄師以伐鄭。韋氏發注於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曰：襄王十三年魯僖之二十年也。下事見二十四年。下事謂下文王降狄師以伐鄭也。襄王十七年以狄伐鄭。正當魯僖之二十四年。故曰下事見二十四年。左傳僖二十四年夏狄伐鄭。王德狄人以其女爲后。甘昭公通於隗氏。杜注曰隗氏王所立狄后王替隗氏秋。饋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是王黜狄后。卽在以狄伐鄭之年。則亦當爲襄王十七年。是年爲魯僖二十四年。故注曰十七年魯僖二十四年也。襄王自魯僖八年定位爲元年。至魯僖二十四年則十七年矣。說見前十六年下。若襄王十八年則爲魯僖之二十五年。注不得云魯

僖二十四年矣。以注校傳八字之誤無疑。上文已云十七年王降狄師以伐鄭。此又云十七年者。黜狄后別爲一事。與上降狄師以伐鄭各自爲章。故更端而稱十七年也。宋本提行後人不知而改七爲八。大誤。襄王十八年曷嘗有黜狄后之事乎。

陽不承獲甸

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覲武。臣是以懼。韋注曰：言陽人既不得承王室爲甸服。又懼晉不惠卹其民。適以震威耀武。而見殘破。家大人曰：據韋注則正文本作陽不獲承甸。今本獲承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

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

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韋注曰：庸，功也。冕服旗章，所以昭有功。五采之飾，所以顯明德。文章，黼黻繪繡之文章也。比象，比文以象山龍華蟲之屬。序，次也。各以次比順於禮也。引之謹案：昭庸顯明，比象序順，皆兩字平列。庸與融通釋名曰：融，明也。昭庸，即昭融。大雅既醉篇曰：昭明有融。昭五年左傳曰：明而未融，皆是也。比象，猶次序也。比讀如比次之比。鄭注周官世婦曰：比，次也。象之言序也。比象，猶言比序。周官遂師曰：比敘其事，是也。敘與序同繫辭傳：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陸績曰：序，象也。京房曰：次也。虞翻本作象，是象與序同義。文章比象，言文章相次序也。考工記曰：畫績之事，雜五色。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元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樂記所謂五色成文而不亂也。桓二年左傳：五色比象，昭其物也。義與此同。杜注以爲比象，天地四方非也。周旋，序順者。序亦順也。爾雅曰：順，敘也。大戴禮保傅篇曰：言語不序。周語上篇曰：時序其德。楚語曰：奔走承序。序，皆謂順也。說見前百揆時敘下昭庸顯明，皆明也。此篇之昭庸顯明，即下篇之顯融昭明。下篇曰：故高朗令終

顯融昭明。作庸者假借字耳。此象序順皆順也。文章之有次猶周旋之有序也。韋注皆失之。

墾田若藝

韋注曰：藝猶蒔也。言其稀少猶若藝物。引之謹案：藝當為藝。姊入切說文云：藝，艸木生也。俗本生上行不字，今依玉篇刪。從艸，執聲。廣韻云：藝，草生多兒。墾田若藝者，若乃也。見小爾雅言已墾之田，宜不蕪穢，而乃藝然多草。蓋山君奪農時，使不得耕耨也。下文曰：今陳田在草間，是其明證。藝與樹藝之藝相似，學者多聞藝，少聞藝，藝字遂譌而為藝。韋氏不察而訓藝為蒔，誤矣。稀少猶若藝物，雖曲為之說而終不可通也。

終不可通也

夫辰角見而雨畢

韋注曰：辰角大辰倉龍之角。角，星名也。引之謹案：大辰房心尾也。壽星，角亢也。角非大辰，不得謂之辰角。當以夫辰二字絕句。辰者，星也。桓二年左傳：三辰旂旗。杜注曰：三辰，日月星也。是星亦得謂之辰。下文之角，天根本。駟火皆辰也。夫辰統下之詞。

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

韋注曰：天根，亢氏之閒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本氏也。謂寒露之後十日，引之謹案：爾雅云：天根



氏也無以天根爲亢氏之間者至於氏之爲本徧考書傳皆無之竊疑本當作亢亢見當在天根見之前隸書亢作亢楊君石門頌漢執忠侂右旁作亢又作亢韓勅碑兩側題名又任城亢父亢作亢又作亢張遷碑吏民頌旗左旁作亢竝與木字相似而譌爲本又與天根上下互易耳依星之前後第之當云亢見而水澗天根見而草木節解蓋寒露之後五日亢星朝見又五日天根見也。

川無舟梁

韋注曰舟梁以舟爲梁也引之謹案韋注非也上文川不梁單言無梁此川無舟梁則兼言無舟舟梁是一事非謂以舟爲梁也上文曰十月成梁則川自有梁不須以舟爲之且造舟爲梁天子之禮他人所不敢用不得以此責陳也。

不賞善

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家大人曰不賞善左傳成十三年正義引作賞不善是也貪陵之人不善之人也而如其願以予之則是賞不善也今本賞不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

其語迂

郤犇見其語迂單子曰迂則誣人韋注曰迂同加誣於

人家大人曰。迂賈子禮容語篇作訐。說文訐詭譎也。詭譎之言。以無爲有。故曰迂則誣人。說文譎妄言也。法言問明篇曰。譎言敗俗。譎好敗則。訐譎迂。聲義並同。荀子非十二子篇。欺惑愚眾。喬字嵬瑣。喬與譎同。字與訐同。皆古字假借也。漢書五行志載。周語亦作迂。顏師古注曰。迂。夸誕也。義長於韋矣。

無謫

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韋注曰。謫譏也。家大人曰。謫有二義。一爲譏責。一爲過愆。此云步言視聽無謫。則謫字自謂過愆。非謂譏責也。老子曰。善

言無瑕。謫義與無謫同。若訓爲譏責。則與上句義不相屬矣。漢書五行志。謫作譎。顏注曰。謫責也。無謫謂得其義理。無可咎責也。以無謫爲無可謫。亦非。

好盡言以招人過

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韋注曰。招舉也。舊音曰。招音翹。引之謹案。漢書陳勝傳。箕招人州而朝。同列。鄧展曰。招舉也。蘇林曰。招音翹。此舊音所本也。今案後漢書鍾皓傳云。魯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本。魏志鍾繇傳注引先賢行狀同。其字皆作昭。然則昭者。明著之詞。言好盡已之言。以明著人之過也。賈子

禮容語篇作好盡言以暴人過暴亦明著之詞則其字之本作昭甚明韋本作招者借字耳昭十二年左傳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張衡東京賦招有道於側陋賈逵薛綜注並云招明也漢校官碑宗懿招德即昭德是昭字古通作招左傳楚康王昭史記楚世家作招史記建元已來王子侯者表刺魁侯昭漢表作招招人過即昭人過不當訓爲與亦不當讀爲翹也

簡王十一年 十二年

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十二年晉殺三郤韋注去簡王十一年魯成十七年引之謹案正文及注之十一年皆當爲十二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簡王十二年正

當魯成公十七年故韋云簡王十二年魯成十七年也下文十三年齊人殺國武子注曰在魯成十八年上文劉康公聘于魯章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注曰十一年魯成十六年也則魯成十七年爲簡王十二年明甚其晉殺三郤上十二年三字則後人所增蓋後人不知十一年即十二年之誤故又增十二年三字於其下也春秋經及左傳諸侯同盟于柯陵及晉殺三郤同在魯成十七年則同在簡王十二年矣非前年會于柯陵是年殺三郤也

言教必及辯 施辯能教

韋注言教必及辯曰辯別也。能分別是非乃可以教。注  
施辯能教曰施其道化而行能辯明之故能教引之謹  
案辯當讀爲徧古字辯與徧通。堯典徧于羣神。史記五  
帝紀作辯於羣神。大戴  
禮衛將軍文子篇不得辯知也。謂不得徧知  
也。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鄭注曰辯徧也。言教必及  
徧者言教必及於徧施也。施徧能教者施教而徧是謂  
能教也。上文劉康公曰宜所以施教也。教施常  
爲施教惠所以  
和民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施徧而民阜乃  
可以長保民矣。韋注曰宜徧也是其義。古字多假借後  
人失其讀耳。

明令德矣

純明則終

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韋注曰言周子明於善  
德引之謹案明成也。言守終純固道正事信則善德已  
成。守終卽是成德。故上  
文曰成德之終也。非但明於善德而已也。爾雅曰  
明成也。隨九四有孚在道以明。傳曰有孚在道明功也。  
謂有孚在道以成其功也。舊解明字  
皆失之。史記李斯傳曰大  
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  
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明與成就同義。又下文  
說鍾律云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亦謂純成則  
終也。故古謂樂一終爲一成。

靈王二十二年

卷二十一

六

韋注曰二十二年魯襄之二十四年。是歲齊人城郊引之謹案。依注則二十二年當作二十三年。春秋襄元年簡王崩。二年為靈王之元年。至襄二十四年則靈王之二十三年矣。史記十一諸侯年表。魯襄二十四年正當靈王二十三年。

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

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韋注曰越遠也。家大人曰越揚也。散揚與沈滯正相反。爾雅曰越揚也。聘義。叩之其聲必播於外而越於民。鄭韋注並曰越揚也。夫象辭揚于王庭。鄭注曰揚越也。下文揚沈伏而黜散。越韋注亦曰越揚也。

天昏札瘥之憂 鮮不天昏

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韋注曰短折曰天。狂惑曰昏。家大人曰昏之言泥沒也。臬陶謨下民昏墊。鄭注曰昏沒也。字亦作媚。廣雅曰媚外也。晉語曰君子失心鮮不天昏。謂晉侯將死也。韋注昏狂荒之疾亦非。昭十九年左傳鄭駟偃卒。子產對晉使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二十年傳曰天昏孤疾。義並同也。後漢書周舉傳。皇天不祐大命。天昏亦以昏為。

汨越九原

汨越九原。韋注曰越揚也。家大人曰汨越皆治也。謂平

治九州之士也。說文曰：汨，治水也。爾雅曰：澗，治也。書序作汨，作九共九篇。豪，馭楚辭天問，不任汨鴻。某氏傳及王逸注，並曰：汨，治也。魯頌泮水篇，屈此羣醜。鄭箋曰：屈，治也。澗，汨。並與汨通。廣雅曰：越，治也。說苑指武篇曰：城郭不脩，溝池不越，是汨越皆治也。汨與越聲相近，故義相同。猶曰：與越之同訓爲于也。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句首二字皆同意。

命姓受祀

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韋注曰：受祀謂封國。

受命祀社稷山川也。祀或爲氏。家大人曰：作氏者是也。

上文曰：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妣。氏曰有夏。卽此所云

命姓受氏。又曰：祚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

呂。下文曰：亾其氏姓。又曰：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皆

其明證也。隱八年左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

守宗。氏與祀聲相近。又因上下文有祀字，故氏誤作祀。

耳。韋注謂受命而祀社稷山川，則曲爲之說也。

少炁王室

其何德之脩而少炁王室以逆天休。韋注曰：炁，明也。引之謹案：炁之言廣也。謂廣大王室也。上文曰：王室其愈。

卑乎卑與光義正相對也。上卷王室其將甲平壽注卑微也。僖二十二年左傳公卑邾杜注卑小也。僖十五年穀梁傳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亦以光與卑相對大雅皇矣傳曰光大也周頌敬之傳曰光廣也是光與廣大同義堯典光被四表漢成陽靈臺碑光作廣荀子禮論篇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禮三本篇廣作光大戴禮曾子疾病篇君子行其所聞則廣大矣漢書董仲舒傳廣作光是光與廣同聲而字亦相通又易內言光者多與廣同義說見前光字下。

身聳

身聳除潔外內齊給敬也。韋注曰聳懼也。家大人曰聳敬貌故曰身聳除潔敬也賈子禮容語篇作身恭除潔恭亦敬也若訓聳為懼則與身于義不相屬矣聳字本作竦說文竦敬也張衡思元賦曰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竦余身。卽此所謂身聳也。楚語曰。晉殷武丁能聳其德。韋彼注曰聳敬也。

成事不貳 平民無貳

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據下文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則當讀民以心力為句。從之不倦成事不貳韋注曰貳變也引之謹案古無訓貳為變者貳當為貳貳卽貳之假借字也大雅瞻卬篇鞠人伎貳毛傳曰貳變也洪範衍貳史記宋微子世家作衍

貳集解引鄭注曰。卦象多變。故言衍貳。是貳正訓變。故  
韋注曰。貳變也。貳音他得切。與力為韻。若作貳則失其  
韻矣。貳力古音在之部。貳字古音在脂部。脂之二部。古不相通。書傳貳字多譌。作貳  
見詩。其儀不貳。禮記宿離不貸下。

五曰夷則。所以誦歌九則。平民無貳也。韋注曰。成民使  
無疑貳也。家大人曰。貳當作貳。貳音他得切。卽貳字也。  
無貳謂無過差也。大射儀鄭注引此作平民無貳。是其  
明證矣。月令注引此作平民無貳。蓋後人以韋本國語  
改之。案正義引國語舊注曰。平民使不貸。則鄭注本作  
貳可知。貳與貸同。大戴禮禮三本篇。貸之則。宓荀子禮

論篇。貸作貳。貳亦貳之譌也。大戴禮五帝德篇。其言不  
貳。家語五帝德篇。作其言不貳。管子勢篇。動作不貳。與  
極極德極力代為韻。則其字竝當為貳。凡此皆非貳字  
也。韋注解為疑貳。則所見已是誤本。

### 過慝之度

於是乎有任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  
之度。韋注曰。慝惡也。家大人曰。慝之為惡。常訓也。此慝  
字當讀為忒。忒差也。見豫卦鄭注。左傳文二年注。狂與悖。眩與惑。轉與易。過與忒。義竝相近。過忒卽過差也。事  
差其度。故曰過忒之度。若以慝為惡。則別為一訓。且與



之度二字義不相屬矣。淇範之民用僭忒。僭忒即僭差說見淇範。漢書王嘉傳引忒作慝。董仲舒雨雹對曰。以此推移無有差慝。是差忒字古通作慝也。

蕤賓

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韋注曰。蕤委蕤柔貌也。言陰氣為主。委蕤於下。陽氣盛長於上。有似於賓主。故可用之宗廟賓客。以安靜神人行酬酢也。家人曰安靖神人是釋蕤字。獻酬交酢是釋賓字。蕤與緩古同聲而通用。周官夏采以乘車建緩復于四郊。鄭注一當為緩。土冠禮及玉藻冠緩之字。故書亦多作緩者。今禮家定作蕤。明堂位夏后氏之緩。鄭注緩當為緩。讀如冠蕤之蕤。說苑指武篇損其有餘而

禮其不足。淮南道應篇繼作緩。漢書律曆志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萬物也。緩者安也。故曰所以安靖神人。淮南天文篇蕤賓者安而服也。亦是以安釋蕤。以服釋賓。今云蕤委蕤。柔貌也。漢本史記律書。然不以安釋蕤。而以柔釋蕤。則安靖神人四字遂無著落矣。似於傳意未合。

揚沈伏而黜散越

為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韋注曰。沈滯也。黜去也。越揚也。發揚滯伏之氣而去散越也。引之謹案。黜讀為屈。屈收也。謂收斂散越之氣也。爾雅曰。斂屈收聚也。魯頌泮水篇。屈此羣醜。毛傳曰。屈收也。聘禮屈纘。鄭注

日屈纜者斂之。鄭注士喪禮曰紵屈也。江沔之閒謂繫管人汲不說編屈之。注曰屈與黜聲相近故字相通說苑立節篇曰將軍子囊黜兵而退謂收兵而退也。沈伏者發揚之散越者收斂之。此陰律之所以閒陽律成其功也。揚與沈伏羲相反則黜與散越義亦相反。韋注訓黜為去矢之矣。

助宣物 贊陽秀

元閒大呂助宣物也。家大人曰助下有陽字而今本脫之。據韋注云陰繫於陽以黃鍾為主。又云以陽為首。不名其初。又云大呂助陽宣散物也。呂助二字連讀義本律麻志說見下。

正文本作助陽宣物明矣。上文云大族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下文云南呂贊陽秀物也。今本脫物字說見下。贊陽與助陽文同一例。漢書律麻志云呂以旅陽宣氣。又云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高注淮南天文篇云大呂所以配黃鍾助陽宣物也。義皆本於國語月令注引此。正作大呂助陽宣物。

五閒南呂贊陽秀也。家大人曰秀下有物字而今本脫之。則文不成義。據韋注云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萬物也。贊佐也。月令正義引此注下有陰佐陽秀成物也七字。則正文本作贊陽秀物與助陽宣物文同一例。明矣。律麻志云南呂南任也。

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說與韋注同月令注引此正作南呂贊陽秀物

文德

以大族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韋解文德云文文王也家大人曰此泛言周之文德不專指文王下文宣三王之德即其證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晉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亦是泛言周之文德杜注云崇文王之德誤與此同劉炫已辯之

布憲施舍於百姓

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韋注曰憲法也施施惠舍罪也引之謹案布法與施舍意義不倫周禮秋官之布憲掌憲邦之刑禁管子立政篇之出令布憲皆不為施舍而設且下文云優柔容民則非布法之謂也憲疑當為惠惠古德字說文惠古文作憲郎中鄭固碑惠能簡乎聖心是也隸或省作惠執金吾丞武榮碑蓋觀德於始韓勅禮器碑倍道畔德其旁皆古文惠字也形與憲相似而譌昭十三年左傳施舍不倦杜注曰施舍猶云布恩德則施舍正所以布德故曰布德施舍於百姓也月令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正與此同義且上文云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是無射本以布德

爲義故以無射之上宮布德施舍於百姓耳韋所見本已誤作憲故不得已而曲爲之說其實非也又案施舍之言賜予也布德施舍於百姓所謂周有大賚也韋分施與舍爲二義失之說見左傳旅有施舍下

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遂田于

大陸焚而歿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宏欲城成周爲之告晉云云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歿韋注敬王十年曰十年魯昭三十二年注是歲曰是歲敬王十一年魯定之元年引之謹案是歲卽謂敬王

十年非謂十一年也豈有事在十一年猶承十年而稱是歲者乎韋云是歲敬王十一年魯定之元年者蓋以定元年左傳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故據以作注不知昭三十二年傳已云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矣以春秋經考之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書於昭三十二年冬而不書於定元年春則會城成周之事在昭三十二年而不在定元年明甚定元年傳以前年十一月之事復載於次年正

月左氏之誤也。說見左傳國語以狄泉之會屬之敬王十年。正與昭三十二年春秋經合。實足以糾定元年左傳之誤。韋氏不能詳審。反據定元年左傳以為之注。疏矣。

疹病

魯語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疹病是待。韋注曰疹絕也。家大人曰。注依爾雅訓疹為絕病。頗為不辭。案疹亦病也。周官稻人。夏以水於草而芟夷之。鄭注曰。於病也。犬雅瞻卬篇曰。邦國於疹。說見前疹之言瘳也。疹也。犬雅雲漢篇。胡甯瘳我以旱。鄭箋曰。瘳病也。釋文瘳。韓詩作疹。越語曰。疾疹貧病。疹瘳瘳近而義同。

弛孟文子之宅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韋注曰。弛毀也。宅有司所居。案文子所居。今云有司所居。非也。公欲毀之以益宮。引之謹案。弛之言移也。易也。集韻。弛。余支切。改易也。爾雅。弛。易也。弛宅者。以他所宮室易之也。下文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文子對曰。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突為寬利也。又曰。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則弛之為易。明甚。蓋移其宅於他所。而後取其舊宅耳。下文又曰。公欲弛邱敬子之宅。亦如之。對曰。今命臣更次於外。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

乎。更亦易也。昭三年左傳：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黝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亦弛宅之類也。古者謂易為弛，韓子內儲說篇應侯謂秦王曰：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勗，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王曰：必弛易之矣。呂氏春秋開春論魏惠王焚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羣臣諫於太子曰：請弛期，更日。高注曰：更改也。案弛易也，移也。謂移易其期日也。字或作施，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施易也。韓策：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史記韓世家：易作施。正義以施為張設，非是。說見史記雜志。是也。或作馳，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一年，及鄭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

是也。韋以弛為毀，則與吾欲利子於外之算者不合。且下文曰：易曰：更豈毀之謂乎？

既其葬也焚

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韋注曰：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家大人曰：既其葬也焚，五字韋解未明。既為一句，其葬也焚為一句。既猶既而也。言既而夏父弗忌之葬也，火焚其棺槨，煙達於上也。周語云：既榮公為卿士，晉語云：既驪姬不克，又云：既里丕夙禍，公隕於韓文元年。左傳云：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十六年傳云：既夫入，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成二年傳云：既衛人賞之以。

邑若斯之類不可悉數

大寒降

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注曰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引之謹案下文鳥獸孕水蟲成注謂春時鳥獸成水蟲孕注謂立夏是此孕彼成皆同時之事而大寒降土蟄發乃有季冬孟春之別於文為不類矣今案大寒降亦謂孟春也降猶滅也退也廣雅曰退屨殺瘳滅也屨與降通襄二十六年左傳自上以下降殺以雨谷本降今從唐石經是也季冬大寒之氣至孟春而滅矣退矣故曰

大寒降猶夏小正言正月寒日滌也

白之言爰也今本誤作日月之日說

見大戴禮

韋氏誤解大寒降為季冬之月寒氣初下遂竝以

下文嘗之廟為季冬時事失其義矣周頌潛篇正義亦以大寒降為季冬蓋沿韋注之誤

講眾罽

水虞於是乎講眾罽

說文罽字法引作講眾罽雙溝蓋草書講字之譌

韋注曰講

習也家大人曰取魚之事無待於講習講讀為構小雅

四月箋曰構猶合集也謂合集眾罽以取魚也講字古

讀若構

說文講從言莠聲史記項羽紀業已講解漢書講作構韓世家將西購於秦刺客傳北購於單

子韓策燕策購竝作講甘茂傳榜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鄒氏云講讀曰購

故與構通韓子

內儲說曰。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又曰。因請為魏王構之。講與構同。魏策。今我講難於秦。即構難。僖十五。年左傳。注。構虛而不經。釋文。構作講。皆其證也。

嘗之寢廟

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韋注。日月令季冬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唐云孟春誤矣。引之謹案。上文大寒降。說見上土蟄發。皆孟春之事。則唐說為長夏小正。正月魚陟負水。獺獸祭魚。而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正義以為十月非。是說見禮記下。是虞人取魚在正月。國君因於是月嘗之於廟。宜也。周頌潛篇正義曰。

韋昭以為薦魚唯在季冬。國語云孟春者誤。案月令孟春獺祭魚。則魚肥而可薦。但自禮文不具。無其事耳。里革稱古以言不當謬也。以上正義據此。則魯語嘗之廟。正當孟春獺祭魚之時。視月令之季冬嘗魚。先薦寢廟。差後一月。亦如夏小正二月祭鮪。而月令薦鮪在季春。夏小正四月執陟攻駒。而月令絜騰駒在仲夏。夏小正九月王始裘。而月令天子始裘在孟冬。夏小正九月樹麥。而月令種麥在仲秋也。或蚤或莫。義得兩通。何必季冬之是。而孟春之非乎。且下文曰。助宣氣也。以孟春陽氣宣通。故行此以助之。若季冬。則時方收斂。不得謂之宣矣。



韋注行諸國曰。是時陽氣起。魚陟負冰。故令國人取之。所以助宣氣也。是韋固知行諸國爲孟春事矣。而嘗之廟。乃獨屬之季冬。以上下相連之二句。強爲分別。遂使助宣氣也之文。單承行諸國句。而文義之析亂甚矣。陳氏芳林考正曰。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廣成頌注引作嘗之於廟。行諸國詩。潛正義引作而嘗之廟。案韋注引月令。自當有寢字。國下元明諸本有人字。從宋本刪。與廣成頌注所引亦合也。以上陳說今案韋引月令。嘗魚先薦寢廟者。以爲嘗之廟之證。非以正文有寢字也。今本正文寢字。卽涉注內寢字而衍。宋本嘗之廟。行諸國皆以三已然

字爲句。增一寢字。則長短參差矣。當從廣成頌注及詩正義刪寢字。

### 禁置麗

水虞於是乎禁置麗。韋注曰。置當作罍麗。小綱也。舊音作罍。罍麗云。罍麗。上音獨。下音麗。小綱也。補音曰。今按韋注云。置當作罍。則作音者。先合寫爲罍字。然後引注音。獨乃允耳。舊音直改置作罍。則注爲虛設。今改作罍。引之謹案。舊音罍麗二字。乃國語原文。非改置作罍也。注內置當作三字。乃後人所增耳。蓋正文本作禁罍麗。注文本作罍麗。小綱也。故舊音出正文罍麗二字。云上

音獨下音鹿傳寫者因上文禁置羅而誤為禁置麗後  
人又於注中呈上增置當作三字以遷就已誤之正文  
耳公序不能釐正反據此以難舊音非也西京賦注引  
此正作禁呈麗今本禁上衍置字胡氏果泉曰置字不  
當有此蓋有依國語記置字於呈旁者  
而誤在又引韋昭曰呈麗小綱也則正文當改置為呈  
注文當去置當作三字而以呈麗連讀乃復國語韋注  
之舊否則正文注文皆作置作舊音者不應不見而改  
置為呈也荀子成相篇注引作禁置呈麗與宋明道本  
同蓋宋本又誤作禁置呈麗校書者據此以改楊注耳  
篇內講眾麗取名魚登川禽禁置羅藉魚籠禁呈麗設

辨皆以三字為句不得雜入四字句而云禁置呈麗  
也明道本注置當作呈作置當作眾亦後人所改上云  
講眾麗此云禁呈麗互文也言講眾麗則呈麗亦在所  
講可知言禁呈麗則眾麗亦在所禁可知不得複舉眾  
字遺卻置字而云禁眾呈麗也舊音不云置依注音雅  
則所見國語正文無置字注文亦無置當作眾之語明  
甚

謝季文子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韋注曰謝季文子者魯叔孫  
僑如諸季文子於晉晉人執之故魯成公使聲伯如晉

謝且請之家大人曰韋以謝與請為二事不知謝即請也謝季文子者請釋季文子也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不得謝謂不得請也說見前若不得謝下成十六年左傳曰使子叔聲伯請季孫子晉是其明證矣

民有慝

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家大人曰有之言溥也徧也說見周易旁行而不流下言民徧有姦慝而君不能察也昭六年左傳民並有爭心三十二年傳傳我兄弟並有亂心亦謂徧有爭心徧有亂心也並

字古音蒲朗反與旁音相近說文髮從彡並聲玉篇並補蕩切列子黃帝篇使弟子並流而承之釋文並音傍史記秦始皇紀並河以東集解引服虔漢書注並音傍漢書武紀遂北至琅邪並海顏注並讀曰傍是並與旁音相近也故並亦有徧義說見周易並受其福左傳卿出並聘下

及匏有苦葉矣

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家大人曰及匏有苦葉矣左傳襄十四年正義引此及作在是也詩正義引作及與左傳正義不合明是後人案韋注云業事也穆子之事在濟涇依誤本國語改之故曰豹之業在匏有苦葉矣今本在作及則文義不明蓋涉土文兩及涇而誤也太平御覽兵部二十六引此已誤二定十年左

傳駟赤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文義正與此  
同

聞畏而往

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引之謹案上聞字蓋衍上文曰子  
之來也非義楚也畏其名與眾也所謂畏而往也又曰  
聞康王卒欲還所謂聞喪而還也畏上不當有聞字此  
涉下句而衍也畏出於己非出於人何聞之有說苑正  
諫篇作聞畏而往蓋後人據誤本國語加之也

淫也

沃土之民不材淫也家大人曰至也當爲逸也此涉上  
文兩淫字而誤案土文云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  
心生是沃土之民之所以不材者正以其逸也下文云  
瘠土之民其不嚮義勞也勞也與逸也文正相對今本  
逸也作淫也則與土下文不合矣列女傳母儀傳作淫  
也亦後人以誤本國語改之又文選西京賦處沃土則  
逸處瘠土則勞李善注引此文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  
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又下注云庶人因沃瘠而勞逸  
殊正文注文皆作逸而今本注文之逸也獨作淫也既  
與下注不符又與正文不協其爲後人所改無疑左傳  
成六年正義引此云沃土之民不材逸也襄二十五年

正義及白帖八十竝引此云沃土之民逸今據以訂正  
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牧協職

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  
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韋注曰三君云師  
尹大夫官也維陳也旅眾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  
百官政事之所及也引之謹案政事之政讀曰正爾雅  
曰正長也說文曰事職也百官之政事謂百官府之為  
長官及任羣職者猶洒誥言有正有事立政言立政立  
事也說見尚書几厥正人下周官宰夫職曰掌百官府之徵令辨  
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

三曰司學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一曰正  
即此所謂百官之政事也二曰師即此所謂師尹也四  
曰旅即此所謂旅也襄二十五年左傳百官之正長師  
旅成十八年傳師不陵正旅不偏師正所謂百官之政  
事師尹維旅也上文三公九卿官之大者也此政事師  
尹旅放相則大夫士也官之小者也牧相亦官名說見下故皆曰  
與下文又言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是所與者非大臣  
即羣臣也若謂百官所行之政事則日中考政所考者  
即百官所行之政事何又言與百官之政事乎列女傳  
載此文師尹上有使字則後人不解古訓而妄增之也

中論謹交篇引此無使字又案上文之三公九卿下文之大史司載

與此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皆都內之公卿大夫

士不得以為州牧國相也齊語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

下政聽鄉韋彼注曰牧五屬大夫也是大夫有稱牧者

周語牧協職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亦

謂牧大夫任民以職事者韋彼注以為牧人亦非也相

者淮南時則篇五月官相正月官司空二月官倉三月

月官少內七月官庫八月官尉九月官候十月官司馬十一月官都尉十二月官獄高注曰是月

陽氣長養故官相相佐也月令孟春命相布德和令蓋

即此官鄭注以相為三公亦非也月令稱三公者前後凡八見不得於此政

稱維旅牧相者維猶及也維與惟通禹貢曰齒革羽旄惟服宗工多方曰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惟字並與及同義言天子日中考政與

百官之政事師尹及旅牧相宣序民事也注訓維為陳

亦矢之

計過

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

即安引之謹案夜而計過列女傳作夜而計過計者除

也見隱四年公羊傳注除去其過然後無憾於義為長

守龜

老請守龜卜室之族韋注曰守龜卜人也引之謹案守

龜若謂卜人則當云請使守龜不得但云請也韋說非是今案昭五年左傳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定元年傳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哀二十三年傳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管子小匡篇庶神不格守龜不兆呂氏春秋精諭篇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皆指龜言之則此亦當然昭十九年左傳駟氏請龜以下與老請守龜卜室之族文義正相似謂之守龜者蓋世守之龜也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龜以下白虎通引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故魯臧昭伯有寶龜儂句

昭二十五年左傳

齊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

襄二十八年

衛石貽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石祁子兆檀弓士昏禮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士喪禮卜葬日卜人先與龜於西塾上南首族長泄卜是大夫士之家亦有龜也惟龜之大者大夫不敢以爲寶故論語公冶長篇臧文仲居蔡何如其知也苞咸注曰蔡國君之守龜也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皇侃疏曰蔡大龜也禮唯諸侯以上得畜大龜以下國之吉凶大夫亦得卜用龜之小者不得畜蔡也

漆姓

防風氏為漆姓史記孔子世家漆作釐說苑辨物篇同

有大人之國釐姓索隱曰釐音僖家語云姓漆蓋誤世本無漆

姓引之謹案漆當為來古字來與釐通少牢饋食禮來

讀曰釐周頌思文篇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引作釐舜

史記陳杞世家索隱曰平公鬱一作郁釐誰周云名郁

來蓋鬱郁釐來並聲相近遂不同耳故史記作釐也來與漆字形相似因

誤為漆後人又加水旁耳隸書來字作來新莽侯鈺借

多一點耳鄭固碑膝字作膝右畔之漆直與來同皋陶

謨在洽忽史記夏紀作來始滑漢書律麻志作七始詠

襄二十一年和庶其以漆閭邱來奔釋文曰漆本或作

漆說文濡水出涿郡故安東入涑今本涑字譌文十一

年左傳注鄭瞞防風之後漆姓釋文曰漆音七蓋此字

之僞久矣又案索隱釐音僖者晉語黃帝之子十二姓

姬酉祁已滕箴任苟僖姑儗衣是也舊音曰僖或為釐

潛夫論志氏姓篇亦作釐然則防風氏始黃帝之後與

釐僖古同聲或史記漢書僖字多作釐來與釐僖古亦

同聲故晉語作僖又作釐而魯語作來也若漆與釐僖

則聲遠不可通矣

野處而不暱

齊語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韋注曰暱近也

家大人曰野處而不近於義無取今案暱當為匿匿古

匿字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眾匿乃雍管子七法篇

百匿傷上威韓子主道蓋處其主之側為姦匿匿



竝與隱同管子明法篇比周以相為匿明法解匿作隱  
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隱書大傳作側隱  
不隱不為姦隱也上文曰且莫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  
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即所謂野處而不隱也管  
子小匡篇作樸野而不隱是其明證矣。

三鄉

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韋  
注不解鄉字引之謹案鄉亦官名與宰族虞衡同例淮  
南時則篇三月官鄉高注曰三月料民戶口故官鄉也

遂滋民

遂滋民與無財韋注曰遂育也滋長也引之謹案遂語

詞猶言因也滋當讀為慈慈者愛也卹也與無財則所  
以卹之也大戴禮記少閒篇制典慈民墨子非儒篇不  
可使慈民皆謂惠卹其民也作滋者假借字耳管子小  
匡篇作慈於民子无財是其證韋注失之。

正月之朝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韋注曰周禮正月之吉鄉大夫受  
法於司徒引之謹案鄭注周禮正月之吉日吉謂朔日  
吉日不皆在朔辨見通說此言正月之朝則指上旬而  
韋意則用鄭朔日之解言非專指朔日也續漢書五行志注引尚書大傳曰凡  
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

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注曰。上旬爲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是其證。荀子禮論篇。月朝卜宅。月夕卜日。本宅日上下互易。誤也。辯見讀書雜誌。月朝月夕。謂上旬下旬也。又管子立政篇曰。孟春之朝。季冬之夕。正月之朔則朝。非朔也。

居處好學

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引之謹案。居處下脫爲義二字。下文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云云。竝與此同。則此文亦當有爲義二字。管子小匡篇正作於子之鄉。有居處爲

義好學當據補

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

引之謹案。用衍字也。韋注曰。復白也。謂鄉長選其賢者。以白桓公。下文曰。有人云云。卽白桓公之語也。若加用字。則與下文語勢隔闕。且用賢之權在桓公。不在鄉長。有人云云。亦但謂其人如是。而無請用之語。不得以爲用之也。用字蓋涉上文擇其善者而業用之。而衍管子小匡篇正作選官之賢者而復之。中匡篇管仲無用字。而復之。則民不憾。

陵阜陸壟井田疇均。則民不憾。韋注曰。憾。恨也。家大人

日憾當為惑月令曰皆脩封疆審端徑術田事既飭先定渾直農乃不惑即此所謂井田疇均則民不惑也古憾字作感說見經義雜記與惑相似惑誤為感後人又加心旁耳管子小匡篇正作則民不惑

擇是寡功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謫之家大人曰擇是當從管子小匡篇作擇其其譌為甚因譌為是耳隸書甚字作是是字作是二形相似故甚譌為是韓詩外傳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禪之日月也說苑辨物篇作甚焉故稱日月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開雅甚都史記甚作是上文曰擇其善者而業用之又曰選其官之賢者

而復之下文曰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皆其證也

餉陰

地南至於餉陰韋注曰餉陰地名齊南界也舊音云餉賈作陶引之謹案餉陰當作岱陰謂泰山之北也齊在泰山之北故曰南至於岱陰桓十六年公羊傳越在岱陰齊何注曰岱岱宗泰山也山北曰陰是也傳寫者脫去岱字耳陶即陰之誤而衍者蓋隸書陶字或作陰陰字或作陰二形相似故陰字一本誤作陶太平御覽學部十二引劉向七略曰古文或誤以陶為陰校書者兩存作陰作陶之本而傳寫者遂增陶字後又誤而為餉矣管子小匡篇正作地南至

於岱陰

余一人之命

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引之謹案。之命二字。蓋因下文天子之命而衍。僖九年左傳云。天子有事於文武。此云。余一人有事於文武。文義正同。不得有之命二字。余一人有事於文武。乃致胙之由。未及命齊侯也。管子小匡篇有之命二字。則後人據誤本國語加之也。亦當作余一人有事於文武。

牛馬選具

男女不淫。牛馬選具。引之謹案。選亦具也。古人自有複語耳。說文。與具也。文云。與具也。候選與與。古並同聲。牛馬選具者。謂牲畜皆全。不見掠奪也。墨子號令篇。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選具猶齊備也。恐其不全。故選具之也。韋注訓選為數。數具連文。則不詞矣。尹知章注管子小匡篇曰。選擇其善者以成具。亦以迂回失之。

經義述聞第二十一

